



所知錄

五世孫

南陽

隆武紀年

上諱聿鍵太祖高皇帝九世孫其先封于南陽國號唐祖
端王惑于嬖人欲立其子囚世子義于承奉司上方三歲
從之囚年二十八尚未請名已世子遇毒薨守道陳奇瑜
知府王之柱言于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其子不得嗣事
必發覺王懼始為上請名
襲位年三十一矣七
府陳振豪弗授功上

崇禎五年端王薨上

南陽

例乞增兵三千人以

寇再犯南陽上疏言

人半為梁

班軍乞念郡當賊衝以全之還亦不許會先帝欲行宗室換授法禮臣陳子壯執不可上貽書子壯爭之稱說典制援引經傳言言有本廷臣顧弗及知也已因督臣盧象昇過南陽不朝劾奏之上好爭宗藩大體又所建請日煩與廷臣多牴牾先帝意亦不之善也九年八月京師戒嚴上倡義勤王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奉旨切責至裕州與賊遇亡其內豎二人迺返事定下禮部議給事中馮可賓

鍾炘議廢為庶人安置鳳陽高墻監送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械致之上自裁不殊至鳳陽陵奄索賄不遂用祖制墩鑱法以困苦之上不勝其辱病幾殆妃曾氏調護惟謹至刳股以進乃愈妃曾氏諸生曾文彥女本籍江西上即位冊為皇后有司廩祿不

時資用乏絕望氣者言鳳陽高墻內有天子氣淮撫路振飛聞之以賑罪宗為名入見上上告以吏遇無禮狀振飛疏請加恩罪宗置吏無也應詔于法賑以私錢甲申

國變南渡立國大赦

許命走

居廣西平樂府乙酉

王監國拒

自京口至戶部主事

縣令起家 會

于抗抗已降遂奉上入門以六月初七日監國鄭鴻逵

請早正尊位以繫人心芝龍意有所待羣臣亦多言監國

名正宜早出關號今天下俟有收復功建號未遲不報隨

于二十七日郊時祭告天地祖宗即皇帝位于福州南郊

以布政司為行在

司本王審知故宮

建行在太廟社稷改福州為

天興府立妃魯氏為皇后大赦天下以本年七月初一日

以後為隆武元年遙上弘光尊號為聖安皇帝進封靖

伯鄭鴻逵為定

二伯皆弘光時封

侯鄭芝龍為平

封鄭芝豹為澄濟伯鄭彩為永勝伯陞蘇觀生禮部右侍

郎尋加東閣大學士叙擁戴功也以黃道周人望所歸特

用為吏部尚書兼大學士召起舊輔臣何吾騶蔣德璟黃

景昉又起朱繼祚林欲楫路振飛曾櫻熊開元等皆相繼

入閣姜曰廣吳牲高弘圖鄭三俊陳子壯等俱遣官敦請

其後又以黃鳴俊林增志子春陳洪謐等為大學士獨

洪謐未至以張肯堂

高

青戶 中侍

即原任福建黃錦

學士新設官名吳春枝兵部

鄭瑄工部尚書劉若金

五河使一昨者

碩盡列卿貳其科道各官或起舊或召對特授或用大臣
薦舉破格用之惟翰林吏部專循資格而兵部職方一司
督撫藩鎮題請虛銜為軍前贊畫監紀至濫觴不可勝紀
上亦輕畀之由是清流往往耻與其列

上特重風節喜文學收羅名士時欲破格用人

臣未入關即蒙

首輔道周疏薦徐鳴時徐孚遠吳德操及臣四人鳴時
孚遠次第授官臣後至同德操上疏言臣志在科舉求
俟鄉試奉旨旨時方多事朝廷破格用人既經輔臣薦
舉著吏部即與一體試用不必更候鄉試然入關言事

者紛紛輒以口舌
得官近于濫矣

如鎮江錢邦芑以諸生上書得當上

意即時實授御史吳門楊廷樞跡不出不由薦舉手

勅特授御史皆意表行事或曰上所重者東林復社也

凡東林老宿既無不徵召而庶吉士張元琳為其叔父

張瑞圖請謚欽謚文繆即上意可知矣御製縉紳序極

言先朝門戶之禍分別東林魏黨南黨甚析但于南黨

誤云西林耳至翰林一節資格獨重四川舉人徐永周

以詩文見賞特授簡

是上起家上咲曰

予覽其詩文意其為

劉自燁為督師何騰蛟

對稱旨特授簡討以

杯中乙榜惟自燁

一人而已故時有重翰林輕宰相之議以上所用大學士太多也

上性儉素傷國家之難勅斷葷酒衣大布衣後宮十餘人皆老嫗于嗜好泊如也特好讀書博通典故為文下筆數千言立就手撰三詔及與魯監國書凡館閣諸臣擬上者皆屏不用親灑宸翰洋洋纚纚諸臣相顧皆不能及也

批閱章奏徹

丙夜不休其批旨有多至數百十言者或送中宮代批后亦讀書通文每召對奏事于屏後側聽上回宮與共決可

否時有二聖之稱某有行宮詞 宮漏沉沉迥未眠大家

聞手詔傳 外廷章奏晚猶通侍史開封五夜同傳道君 王看不及黃羅親裹送中宮 旌旗十萬護乘輿二聖軍 中共起居長信宮人騎馬出從龍 只有五車書 皆所見寔錄也 規模濶大好彷彿漢光

武平時恩舊皆以南陽故人目之如路振飛遠隔三吳募能召致者賞銀五百兩

辰飛至即日拜相

官其子太平為卿凡生平無德

從龍諸臣恩澤

濫某有故人行漢家天子重故

陽者舊衣冠新

金大郡報不足共稱天子

雲臺過時開儲賢館定

十二科取士以蘇觀生領之蓋因觀生不由科目起家故

今領其職以寵之也而人望不屬所招致者皆妄男子稍

知自好者不肯與上久亦歿而罷之鄭芝龍有子名森國

學生上愛其材器賜國姓改名成功命提督禁旅以駙馬

都尉體統行事八月芝龍集廷臣議戰守事宜自仙霞關

外當守者共一百餘處應設守兵若干其戰兵以元年冬

簡練二年春出關一出浙東一出江右略計共二十萬合

八閩兩粵餉計之不支一半請于兩稅內每糧壹石預借

銀壹兩每府差侍郎科道官督徵閭里騷然民不樂從反

愆正供又令撫按官以下蠲俸助餉鄉紳大戶責令樂輸

又令察府縣歷年積穀銀兩未解者悉解赴行在芝龍又

請清理僧田可得餉八十萬不聽戶部侍郎李長倩請開

事例從之于是廝養隸卒皆得給劄授官雖止虛名居然

冠蓋謁公府晉江令金允治聽訟兩造皆稱職官不跪立

而對簿或相歐于庭官不如此然猶苦餉不

足守關兵僅數百人皆疲瘁不堪用庭臣日請上出關上

屢下詔戒期親征芝龍輒以餉誑為辭芝龍鴻逵自恃有
援立功驕蹇無禮上嘗曰

臣芝龍以侯爵位宰相上

首輔道周引祖制武臣無班文臣右者因爭之遂前道周
芝龍怏怏不悅諸生有佞芝龍者上書言道周迂腐非宰
相才上怒勅督學御史扶之芝龍又薦其門下士朱作揖
吏科給事中葉正發戶部主事皆不允以是益懷怨望及
行郊天禮于南臺二鄭皆稱疾不出戶部尚書何楷劾奏
郊天大典芝龍鴻逵不出陪祭無人臣禮當正其罪上賞
楷有風裁即日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揮扇殿上楷呵

止之二鄭益怒楷知不為所容亟請告上欲曲全之允其
回籍俟再召楷至中途盜截其一耳以去抵家未久死蓋
芝龍令部曲楊耿害之也上心知芝龍志不欲出關又所
為多不法然卒無以制之芝龍亦知不為眾所予不出關
無以彌眾議迺請以鴻逵出浙東鄭彩出江西各有兵數
千號為數萬既出關稱候餉駐不行鴻逵駐仙陽鎮嚴禁
仙霞關不聽四方儒生輒入慮有上書言事者月餘上屢
檄出關不應切責鄭彩等

百餘呈而還仍疏稱餉絕

留如故九月二十四日徽州陷右僉都御史金聲被執

南京死之于是首輔道周知鄭氏無出關志自請出關
召義師芝龍若不聞知惠去道周駐廣信無兵無餉
徒以忠義激發人心旬月之間有衆萬餘親書告身獎語
得之者榮于誥勅以是為功賞焉然皆未練之兵不能應
敵部伍略定婺源令其門人也馳書誘之許為內應至明
堂里猝遇北兵我兵潰張天祿執道周送南京死焉事聞
上震悼輟朝謚忠烈

公到南京清督洪承疇以同鄉誼使人致意公罵曰承
疇死久矣松山之敗先帝痛其死賜祭九壇親自哭臨

脩極卹典焉得尚存此無籍小人冒名耳遂被囚繫門
生往見者講習吟咏如常都人士爭索其書終日握管
指為之腫皆藏弃以為寶臨難時過市見市有豎福建
門牌者指福建二字曰吾君在焉吾親在焉死于此可
也南向再拜不去監公刑者憫其志遂從之其哭公詩
其一云

三月長干天晝昏都人爭舉李膺幡笑將涕淚辭知
已坐索衣冠謝主恩無路請還先軫首何人招返屈原
魂當年北寺留皮骨
此日南朝仗爾存

是時闖賊李自成敗奔至

山為村民鉏挺擊死

首于楚督何騰蛟以聞

自成敗出潼關逃至九宮山下飢
困親率十餘騎上山覘形勢予

住僧命炊飯僧疑其逃將有重貨竊下山語村民競持
挺上亂擊之皆斃解其衣中有金龍衣者箭鏃集于其目
乃知為李自成梟其首報蛟騰蛟據實其衆無所歸
奏聞畧無誇張冒功之人歎服之

其兄子李錦為主同自成女高氏乞降騰蛟遣長沙知府
周二南迎之未至中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親至乃降騰
蛟即同道臣堵胤錫徑造賊營賊帥驚喜悉聽命一時增
兵十餘萬上大喜告廟進騰蛟大學士封定興侯陞堵胤
錫副都御史巡撫湖南降帥皆授總兵官李錦賜名李赤
心高氏弟賜名高必號其營為忠貞營已因湖南糧不
給降者稍稍解去李高十三部散入施州衛因糧歇馬其

郝搖旗

改名永忠

馬進忠王進才張光翠袁應第牛萬才張光

璧等諸十餘營悉隸騰蛟麾下受節制聲勢頗壯九月兩

廣總制丁魁楚以桂林捷聞先是靖江王亨嘉于八月僭

稱監國以楊國威為大將據有桂林閩中頒詔不受廣西

新任巡撫瞿式耜甫至梧州聞變即移書魁楚為備檄思

恩叅將陳邦傳防梧亨嘉遣桂平道井濟促式耜赴桂林

任不應親率兵至梧州與式耜劫其勅印先用小艇載回

桂林而魁楚調邦傳及趙馬嚴遵誥馬吉翔等與

戰敗之追至桂林靖江既敗回窘蹙仍以勅印還式耜

出視事今止東師而師已抵城下矣式耜在城陰結國威
標將焦璉為已用兵至東 邦傳等合守城者皆璉兵

傳縵而入遂破桂林俘亨嘉及楊國威顧奕等

奕桂林推官為靖江

吏科給事中至閩戮于市廢亨嘉為庶人幽死封魁楚平粵伯

晉式耜兵部右侍郎十月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頒詔浙

東浙東于六月初一日張國維方逢年熊汝霖孫嘉績鄭

遵謙朱大典等已迎魯王于台州監國紹興中藻頒詔至

魯王下令仍返台州國維曰今日之事凡為高帝子孫皆

當同心併力共復國仇有功之後入關者王此時未可定

上下也即具疏上言且言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倡集為

勞一旦南拜正朔猝然有變鞭長不及唇亡齒寒悔莫可

追臣老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客有左右其間哉熊汝霖

等皆曰吾知奉吾主上而已不知其他遂不奉詔中藻廢

然返而閩與浙分水火矣上痛國事之壞皆由守令以貪

失民心欲殺貪吏數人以懲其餘建陽知縣施燦首以貪

酷被逮邵武推官朱健行邗近邑訛傳北兵至倉皇返郡

即潛遣其孥出城知府吳煒繼之百姓有爭門死者

未有兵也健無以自解乃揭杖煒倡逃併其平日賊檄狀

爇燁亦揭健上併逮至燬與爇燁論斬健棄市勲輔以下
皆爲申救不聽原任兵部王期昇及彭遇颺至行在見上
見上加期昇總督遇颺魚印御史大學士路振飛曾櫻封
還內降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勿拘常調振飛言遇颺新進
士降賊而南依附馬士英改御史巡按浙江摻括閭閻以至
激變期昇在太湖奉宗室朱盛徵稱通城王居然帝制派
餉賣剝強奪民女爲兩山百姓不容乃逃入閩臣等非有
私隙也上乃止是時熊開元以大學士掌都察院事頗重
資格惡以口舌得官者上既特授錢邦芑御史邦芑疏辭
開元因奏改兵部司務臺中合疏爭之上重違開元意今
邦芑以司務隨征許非時言事補朕缺失名為司務實御
史也初汀贛之間有峒賊數萬時出剽掠百姓苦之號爲
閩羅總目分四營故又名四營頭其前左營最強張安者
前左營之一營也驍勇敢戰久有歸正意永寧王招出湖
東與敵遇屢戰屢捷遂復撫州湖西則臨江鄉紳楊廷麟
與吉水鄉紳劉同井以義師恢復臨江于是楊廷麟等爭
請上出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南而浙中諸將亦望上幸衢
州原任臨清知州金堡陸見勸上急宜棄閩幸楚騰蛟可

恃芝龍不可恃也且言今時天子宜為將不宜為帝湖南有騰蛟新撫諸營皇上親其軍效光武駕馭銅馬故事此皆戰兵可用中興天子須以馬上成功若夫千騎萬乘出警入蹕之威儀盡可去也上大喜語廷臣曰朕得金堡如獲至寶即授堡兵科給事中堡以守制固辭請勅印聯絡江上義師以出上遂決意出贛州幸長沙先遣大學士蘇觀生赴南安募兵中途接應上親祖送之

金堡杭州人庚辰進士初任臨清知州京師陷南奔旋丁內艱與鄉人姚志卓起義山中志卓屢有克捷與江東諸營遙為聲援堡入閩奏其戰功上大喜即封志卓仁武伯堡兵科給事中堡以服辭乃請勅印假虛銜以墨線從戎聯絡江上義師既至江東入方國安營魯諸臣以堡為北來奸細爭攻擊之監國以諭國安國安遂執堡御史陳潛夫語國安曰堡與姚志卓起義建功公固知之曾許迎其家渡江今胡迺爾國安悟云是也然此舉非遵監國令乃閩中二鄭有書來必欲殺之耳蓋二鄭惡堡勸上棄閩幸楚謂芝龍不可恃也因出示芝龍書且云我縱其去去勿入閩若入閩我必追殺之不

然無以取信二鄭也。潛夫以謂堡堡曰：我必入閩，繳勅印，倘中道遇殺，是死于耳命也。遂行。以次年夏至閩，繳還聯絡義師勅印。上以奪情堡再三辭不允，已引先朝楊嗣昌奪情為黃道周諸正人所不容為案奉旨嗣昌小人，何得與爾。比例芝龍見之，以為行將大拜堡也。忌恨益甚。是時行在延平，輔臣曾櫻留守福州，陰知鄭意密疏勸上欲保全金堡，莫如聽其辭。堡凡七辭，同官朱某等亦為代請。始允堡以丙戌年八月十五日辭朝，從延平出汀，贛趨衡州，而上已先有旨諭騰蛟遣兵迎駕。騰蛟命郝永忠率鐵騎五千趨赴行在。至韶州聞汀州變而返。

十一月上下詔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舊輔何吾驪自廣東至，用為首輔，隨營。以曾櫻協同，鄭芝龍留守天興，料理兵餉。以鄭鴻逵為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鄭彩為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築壇西郊，擇吉日行推轂禮。上所部置皆陽順其寔信金堡言將相鴻逵山城馬蹶仆地，及上誓師授鉞，機出贛州趨長沙也。

大風起，天帝及高皇位前燈皆滅，三軍失色。以十二月十六日發福州，二十六日駐蹕建寧。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在建寧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

責今百官皆戴罪從征初日大雨電雹大如斗或如刀

劍天晝黑對面不相見有閩江水電謫閩江正月氣

蛟龍顏割然有聲如裂繒少馬赤散雲發墨北風刮雲天

晝黑閩江舟人無顏色鬚眉對面不相識秦川公子善天

文急占有電纜江瀆斂襟危坐敬天怒須臾電下何紛紛

初如刀劍相擊爭忽似山摧萬壑鳴小如玉盜大如輪恐

是天上金銀宮闕一時傾沿江舳舻半打破官船漏徹何

繇生呼童開船掃雪堆風亦漸止電亦過白鬚鬚師老江

邊自言此異人未傳此是陰氣盛毋乃兵禍連北地互寒

固宜有南方炎熱今胡然天時地氣俱變易老人安見太

年交趾日本國皆遣使入貢廣東布政司湯來賀運粵餉

十萬由海道至陞來賀戶部右侍郎御史艾南英言解餉

且言來賀奸党周鍾自賊逃回曾匿來賀揚州刑署中云

云南英與鍾舊有文字隙至是以為來賀罪案人皆咲之

二月馬脛嶺兵變命輔臣路振飛至浦城安撫之江楚迎

駕䟽相繼而至至上意遂決出汀州入贛與湖南為聲援芝

龍欲挾上以自重因請回天輿命軍民數萬人遮道呼號

擁駕不得行乃駐蹕延平芝龍初以海寇受撫雖晉五等

爵與地方有司不相統屬閩士大夫輒呼之為賊絕不與

通及擁戴上即位芝龍位血尊權益重全閩兵馬錢糧皆

領于芝龍兄弟是芝龍以虛名奉上而上以全閩予芝龍

也故芝龍不肯聽上出閩思長有閩也馬士英叩關請入

朝上數其罪不許前後七疏自理有李遠者士英私人也
與上有舊密疏言士英有台兵才與阮大鍼皆宜在使過
之列上特允士英以青衣仇事戴罪立功魯王遣其臣柯
夏卿曹惟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尚書惟才光祿寺卿手
書與王謂朕無子王為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
天下終致于王取浙東所用職官並列朝籍不分彼此已
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犒浙東師至江上方國安
縱兵攫餉殺清源而閩浙釁益深或曰馬士英激使之也
兵部尚書張肯堂請出募舟師由海道徑至江南江南義
師必為響應大兵由閩出浙首尾策應則敵可乘也上從

之加肯堂少保給勅印吏部文選司郎中朱永佑加侍郎
銜福州府推官徐孚遠加兵科銜俱從肯堂出止于舟山
辛卯八月舟山破肯堂鱗衣南面自縊一門皆死永佑被
執不屈砍其脇死僕負屍出城血不止僕哭曰主生前好
潔死遂無知即血即止孚遠泛海由文趾入安隆文趾要
其行禮不聽不得過遂返廈門廈門破孚遠跡為吳六
奇所藏完髮以死海外生一掌院大學士熊開元去位錢
子扶觀至松江未葬子亦死

邦芑改授陝西道御史開元固執資格不容邦芑入臺臺
中諸御史合疏叅之開元乞休上乃聽其去邦芑有才氣
敢言言之慷慨明爽可德羽為上所信任廣西有僧自稱
弘光云自黃得功營逃出其被獲者偽也撫按以聞上召
九卿科道議迎請廷臣議即係真弘光失國之君有尊奉

而無迎請已有司審知爲妄稱者不獄誅之三月二十四日吉安陷四月撫州陷初易廷麟劉同升起義恢復臨江上加廷麟大學士督師劉同并以守制不受官尋卒于家廷麟兵既破敵遂乘勝追至樟樹鎮不戒反爲所乘大敗遂棄臨江退守吉安廷麟在吉安所恃有廣營滇營兵滇營者先帝時命中書料舍人張同敬用牙牌調發入京兵未集京師陷弘光時復勅雲南巡按御史陳蓋押赴南京及是始抵江省南京已失仍退回吉安因留之守吉廷麟以客禮待之滇將趙印選胡一青亦德廷麟奮勇建功頗多斬獲會贛督李永茂以憂去任上用萬元吉爲督召廷麟入直以元吉代廷麟駐吉元吉與諸將講體統申約束諸將稍稍不樂而永寧王所招四營之前左一營既以立功復撫州其諸營亦皆願受撫寧都鄉紳曾應遴請諸朝遣其子曾傅燦入山招之皆聽命賜名龍武營計日出贛州下吉安元吉聞之以爲四營真可恃也遂蔑視滇廣兵專望四營兵至滇廣兵皆解體四營兵亦不即至丙戌三月敵添生兵攻吉安守兵不戰而潰二十四日吉安陷元吉扁舟誓死皂口曉諭贛州極言滇兵棄城之罪不許容

駐滇兵亦徑越贛趨南康以去四月六日北兵漸近皂口
元吉退入贛十四日北兵至贛隔水而軍永寧王既復撫
州北兵亟圍之時鄭彩駐六廣信永寧請救于彩其監軍
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援圍暫解已而復合鄭彩遂棄
廣信入關撫州復陷永寧王死之張安率所部退回寧都
報至行在大震削鄭彩爵戴罪立功而徵各路兵馬援贛
蓋上志在幸楚未嘗一日忘贛故援贛為最急也有蔡鼎者泉州
人好大言李遂言其精天文韜略薦為軍師
鄭彩敗回鼎請出關自試一戰而蹶遂逃
某以丙戌正月從江西巡撫劉廣胤出汀將赴吉安至

贛江撫無地開府暫寓嶺北道署中行事吉安被圍某
亦不能東赴遂久留虔州悉知虔州事初四營既受撫
勅書獎賞皆以李春等為率李春其中首領也有劉季
騶名應駟者忌曾傳燦功乃問于四營曰公等一體受
撫李春獨得官今勅但稱李春可驗也四營怒遂相與
殺春曾傳燦聞之復馳入營為講明勅稱春等者併各
營而言也調停久之始足兵出駐黃金高樓間去贛州
四十里殺掠如故百姓不敢與鬪鬪則以壞撫局為罪
相與訴諸縣令金廷韶廷韶曰我何能為爾等其問諸

首議撫者遂一聞而數曾應遴之室由是贛州人情洵

洵畏其往吉安當由贛過當事復請旨調往湖東贛人

始寧予在贛有沙邊老八叩頭訴言是四營兵過城東

偶四營崔符小盜賊窺伏谿崗外天誅自下黃帛招降

詔召集鄉里千百俱昔掠村野不近郭今移全營壁通

都又聞受撫不受約白晝帶刀街頭趨街頭公然掠小

兒劫奪不與盜賊殊蒲郊耕牛脯作飯官家秋來寧蠲

租往時交戰被我俘今名激叛罹罪辜梅林截渡不放

過空廬遭毀人遭屠誰為朝廷畫此策云欲招撫收兩

湖此輩小醜何足戰徒虐鄉里榮其軀老人不必涕交

懸晉賢爵乘輿早晚趨是時楊廷麟內召趨行在聞吉

洪都爾訴所痛何區區安警留駐贛州城外日上疏言援吉防贛事宜心所持

者亦四營也予有樓船行贈之旗百丈颶天半相公東

鉞坐樓船鷓首排霜戟吹鏡擊鼓棘門闢裘帶道遙如

意間顧盼神明髭半白相公年纔四十強當時對策擅

明光集賢學士爭辟易上書請纓何慨慷子雲嗜奇羞

節義伯起強項愧文章漁陽馬塵飛江右十二城郭盡

拱手葉衣大額奮袖呼臨江乘夜開城走捷奏霸武論

公勲黃麻詔下五華雲鋒車屢趣不肯入仍請節鉞領

三軍身兼將相三軍喜相公終歲樓船裏呱呱愛子託

門人愛妾山中飢凍死家信從來不敢傳秋燈霜鬢獨

籌邊暇時自駕鏡歌曲為翔鳳翥勢翩躚如今幕府無

成策望公開閣延奇客如今諸將有先聲望公勿用綠

林兵樓船一出恢江吉文失守蘇觀生率所募新威營

國直不石頭收舊京退保南康萬元吉堅守皂口所部惟汪起龍兵三百人

觀生發二百往援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下守棉津灘

楚帥曹志建以二千人至一夕即噪而去北師沂流上

新威營先潰起龍兵繼之元吉遂入贛城北兵乘勝水

陸並進徑至贛州城下城內倉卒無備兵垣楊文薦元

吉鄉試本房生也奉命往湖南過贛見事急遂入城自

任城守百姓擁以為主予贈之以詩 楊子流三吳烟

給諫銜詔赴荆南樵悴衣屨綻何意章貢烽竟阻衡陽

雁攘袂誓登埤甲冑親自撥壯士勇為鼓戎器除亦辨

屢戰摧敵鋒敵指西山觀守將棄城奔元吉既失吉安

保障屬游宦乃知將軍印古來書生縮將士離心不復用命終日坐城上瞋焉如寐對客不發

一語望隔河敵營遍山輒指為虛營認馬作牛兵民有

從敵中泅水至城下言敵馬多兵盛即目為萬安泰和

間奸民立斬之江撫劉廣胤所召募閩兵二千餘人中

軍張琮領之由寧都趨湖東廣胤見贛急檄琮回救贛

不至自往雩都趨之贛人曰江撫遁矣焚其舟拘其家

口未數日而廣胤率琮兵至贛人大悔是時四營調往

湖東至寧都聞撫州失張安兵退仍調回雩都楊廷麟

親往雩都邀之下贛敵兵駐營水西領兵者高進庫也

二十三日張琮趙源符發兵過河至梅林不見敵爭前

趨利無部伍伏發為所敗追至河下人爭舟舟不一時

獲渡多赴水死遂大敗廣胤憤甚于五月初一日率兵

過河再戰親督家丁為衝鋒思得一當兵遇敵先奔其

家丁亦奔廣胤為高進所獲後竟逃回亦異事也

度州即事詩 拂地驕鷹暗虎頭錦貂公子夢封侯杏

花落盡田難種布穀鳴殘麥未收銅馬詎能扶赤伏黃

中魯可號青州江村野哭聲聲苦獨賦登樓悔久留

吉州烽火炤江干一夜腥風江水寒急撤萬安防皂口

早催章貢出棉灘雲南戌卒全營去龍武新軍駐馬看

獨見尺書來幕府誓將堅卧砥狂瀾 南詔諸軍去不

迴狼兵纒費羽書催棉津天塹全虛險章貢孤城迥自

開中丞屢下徵師檄司馬難登誓將臺唯喜臨江揚相

國親提鵝鶴向東來 西山毳帳迥連雲倏忽颺騎數

百羣營火依星明徹夜角聲向月慘難聞父書盡葉長

平卒兒戲羞稱灞上軍自笑腐儒無七略鏡歌簡出向

江焚 旌竿嫋嫋隔城東冀馬臨江壁已空赤侵蒲天

休望氣黑雲壓陣更占風牙旗早失劉開府金印而廷

新懸張總戎此日穹廬猶遍野殊思漫錫守虔功而廷

麟所調四營兵至顛再戰再敗遂散廷麟入城 以上予

目擊 鵲鶴行贈劉客生御史 中庭有佳樹兩鳥鳴
高枝毛羽既相類聲音亦參差搖尾躑躅鳥心樂劉生
聽之心傷悲劉生關西游俠子兄為中丞弟御史中丞
開府親握兵生也謝病卧虔城不願乘驄趨栢府躍馬
彎弓隨阿兄漁易馬飛章貢塵胡兵百戰漢兵新江東
諸將少節制廉頗空思用趙人鼓聲纔接列校奔按劍
獨有中丞存楚師棄勝得知武宋人棄甲失華元朝廷
是非竟安在守城論功戰者罪賜印益今逃將驕羈軀
徒使英雄悔劉生劉生天勿哀友恭自是天性胎泣血
嘗知寢處濕上書屢為時相猜爾不聞信國被擒航海
脫李廣遭縛奪馬回忠孝自獲神
明助中丞不死突圍來

五月上命復建文年號立忠臣方孝孺等祠殺假官木堅

李之秀于市二人不知所從來自稱原任兩司召對稱旨
即以前官補用後有言其假冒者上怒為所欺遂誅之都
督陳謙稱奉魯監國使命入閩久駐衢州持兩端云魯已
封清夷侯欲以此邀封于上上勅芝龍取其侯印為驗謙
賫印至上即召入關御史錢邦芑劾其久住三衢徘徊閩
浙之界自以舉足左右足為重輕因欲要取侯封以閩要
浙以浙要閩祇恃構鬪之謀敢行挾制之術又歷數其在
衢奸淫不法諸惡杖遂下之獄芝龍疏救不允謙武進人
出身甚微己酉春賫弘光詔封芝龍南安伯芝龍德之故
力為申救行賄五千金于邦芑請免謙死邦芑惧以聞于
上遂決意殺之即命邦芑監刑芝龍聞之過市命且停刑
亟入朝見上請以官贖謙死上密勅促行刑故與芝龍久
語慰勞之過期芝龍出而謙已斬矣芝龍伏尸哭極哀厚
殮之從此益懷異志予有陳將軍行行宮門外人紛紛
爭傳看殺陳將軍鄭家勳侯上疑救
天子兩耳塞不聞天子英明文且武勳侯難免雷霆怒必
罰用懲東向心傷恩豈顧北道主自從登極行天誅西市
駢首阿大夫今年二豎冒官職即時賜死冤誰呼從來亂
國用重典將軍觀望那得免君不見鄭侯出抱將軍屍頸
血淋漓芝龍承上旨密致書于清總督洪承疇不答書但
親為吃

答以筆一管疑毫端當有密扎索之一無所有蓋示隱語

以必來耳或曰芝龍與承疇相通已久承疇業以王爵啖
之此舉特以愚朝廷也六月鄉試以布政司吳炳為提調
官編修劉以修閔肅主試取中葉瓚等一百十七名凡四
方流寓諸生俱得入試特旨廣額七十名上又親試流寓
貢生取萬子荆倪天弼等三十餘人改為萃士照庶吉士
例送翰林院教習榜首李日煒徑授禮科給事中

萃士詞
中興

聖人重文墨取士耻循舊資格上書召對無奇才儲賢有
館空自開庭試諸生本故事親拔明經稱萃士木天教習
隨庶常梧垣徑授寵莫當傳聞館課兼風雅可憐萃士無
知者羽書已報東吳失萃士初學調音律為語萃士學勿
遲關外需是時贛州已圍兩月自江撫劉廣胤戰敗被執
君退詩

援兵皆不敢前六月十五日舊贛督李永茂所遣副將吳
之蕃遊擊張國祚率粵兵五千人與北兵相遇于李家山
九牛之間數戰皆捷北兵疑援師大至遂撤城下圍屯于
水西之蕃國祚亦退守南康時贛城守已久奉詔獎勞賜
名忠誠府加楊文薦右都御史命太宰郭維經出閩募兵
援贛加六省督師銜維經亦入城同廷麟文薦為協守計
浙東報至北兵以初一日渡江陷紹興魯王航海江上諸
師俱潰行在大震鄭鴻達久駐關外未嘗前進一步有傳
北兵至者徒跣疾行三日而抵浦城後至者言兵譁也事

聞削鴻逵爵芝龍既怏怏不得志又為洪承疇所給許封
閩粵王凡各關隘守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及聞浙東之
信芝龍疏稱海寇狎至臣宜遄回防禦且措兵餉為守關
之計拜表即行芝龍既回安海守關將施福聲言缺餉亦
撤回安海仙霞嶺二百里間空無一兵惟所遣守關主事
及內臣數員偵探敵信以上聞耳七月上誕元子大赦覃
恩從龍諸臣悉加封爵御史錢邦芑疏言元子誕生之辰
正浙東新破之日同盟且應見恤剝膚益復可憂臣以為
是舉朝同仇發憤之秋非覃恩受賞之時也且恩澤不宜
太優爵賞不宜太濫若鈇券金章徒以錫從龍之舊則將
來恢疆復土何以酬汗馬之勲非所以重名器勸有功也
不報予有越東破一首當今天子高帝孫魯國同是至
皇廟閩中恃越為藩籬如今越破閩亦危往時紛爭不足
論與國既失應同悲昨夜中宮誕元子通侯鵲印何累纍
中興所重在邊疆思澤濫冒同爛羊唇亡齒寒古所忌君
諫草一首之誕唇先亡蓋元子生而唇缺也又讀邦芑
同我錮吳江舉義師竟被樓舡誤脫身西入關上書蒙奇
遇片言賜身冠宰相若見妬吾兄勇報恩有懷無不吐會
稽初失國冀馬方東渡惜隣宜見哀况乃唇齒傳如何元
子誕封爵遍謝鞋稱觴拜新恩舉朝惜不寤一疏破羣迷
遂使人主惧諫章滿七月二十五日上御門羣臣朝罷將
皂囊茲當推獨步

退上命內臣捧出一拌覆以黃帕置御前上諭羣臣曰朕本無利天下之心爲勲輔諸臣擁戴在位朕布袍蔬食晝夜焦勞有何人君之樂祇是上爲祖宗下爲百姓汲汲皇皇惟恐負諸臣擁戴之初心今觀諸臣大非初意昨關上主事摻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今具在此朕不欲知其姓名命錦衣衛官檢明封數捧至午門前對衆焚之班內諸臣宜亦有之朕俱不問有之者當從此改心易慮其本無者益宜矢志竭力毋貳初終特諭上長身豐頤無鬚聲音宏如鐘著赭黃布袍詞氣慷慨言之舉朝感動予有

恭紀詩

鍾報御門早朝趨受命初府僚班苦後天語聽全踈庭宣迎駕表帕覆出關書中使傳燒却君王度有餘

上擇日出贛楚督何騰蛟遣郝永忠領鐵騎五千迎駕將

至韶州而北兵已陷衢州抵閩關遂入無人之境守浦城

御史鄭爲虹科臣黃大鵬死之報至上即于八月二十一

日起行上與中宮皆騎馬猶載書十餘扛以從隨行者輔

臣何吾騶朱繼祚等數人而已二十七日至汀州停蹕一

日忽有十數騎叩城曰我扈蹕兵也門者納之直入行宮

給事中熊緯方趨朝遇之始知是北兵大罵而死從官一

時奔散遂不知上所在有云敵人入宮見一夜黃衣者射

殺之蓋有衛臣貌類上為代死也或云衛臣名張致遠或云與后俱被執后至九龍投水死上崩于福州永曆元年遙上尊號為思文皇帝

某以八月初一日辭朝行屬邑查催積穀餉銀于二十四日回至永安貢川鎮聞延平破知府王士和死之哭

良圖豈意足馬來開門縱長驅爭降何紛然嘗恐後至誅賢哉二千石從容捐厥軀夫子莊而簡薄宦初剖符不謂貞松姿臨難表所殊獨前稽紹賢莫汚温序鬚我生既已倖鄙志寧可渝乘輿咫尺間豈聞上已幸汀因復辭崎嶇回胆望延津吁嗟烈丈夫

即散遣從役微服奔汀比至歸化則汀州已陷聖駕且蒙塵矣無題詩 郭江消息定如何 悵望旌旗灑淚多

樓句踐南粵寧堪王尉佗谷鳥催人頭白盡聲聲長在向商柯山深輦路費春鋤江楚遙遙望屬車豈有千官懷去就翻勞萬乘久躊躇朱提喜賜儒生對黃帕傳看邊吏書廷議半年長不決澶淵親詔已全虛去日

追班入紫宸花間鷓鴣片時親綸扉白髮南陽舊侯印黃金思澤新羽檄遙知邊奏至龍顏時向內家彈自問東越唇亡後早使憂天泣小臣光祿蔬盤出尚方拓枝新染布袍黃威儀已覩漢司隸邊幅還嗤蜀子陽書

載五車間秘閣手裁三詔鑿明光六龍此日無消息夜半占星淚幾行鄧江怨詞六龍空駐禁城傍錢騎宮前射錦璫隆準竒姿人盡識誰為紀信代君王此日君王行路難穹廬猶獻八珍盤金鐘玉著鬚鬢進豈似伊蒲出大官日落三山烽火迷乘輿說共左賢栖

長安不作青衣恨夜半微聞杜宇啼龍旌何事久淹留手詔頻催待劄侯今日蒙遂留滯歸化村中地名轉塵栢毳幕李陵先已著瓊裘

入沙縣北兵至福州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司馬思理
俱自縊死其餘不降者多從鄭氏入海芝龍退屯安
海樓舡尚五六百艘因前通洪承疇訊未得要領故不
敢迎降及使人言其撤關不守以待清兵之至有功當
得大用貝勒令郭必昌貽書招之芝龍以擁立藩王爲
疑貝勒即遣其內院至安海與語曰吾所以重將軍者
正以將軍能擁立也人臣事君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
盡而事不可爲天命已去則當幡然乘時以建不世之
功所謂識時務者在俊傑也若將軍者無輔立之舉吾
何所重于將軍哉且兩粵未平所藉于將軍者不小今
鑄閩廣總督印以待將軍其即來面商地方人才及取
兩廣事宜芝龍得書大喜劫衆議降諸將多不欲有周
崔芝者以死諫不聽其子成功亦痛哭諫不聽于十一
月十五日至福州見貝勒乞降貝勒與握手甚歡折箭
爲誓芝龍賂遺不可勝計忽一夜拔營起遂挾之北去
從行者五百人皆拘置別營不得相見對面作家書數
封但稱清朝恩德囑其家世世毋忘已又曰北上面君
是吾本愿但子弟擁兵海上素非馴良脫有不測我且

柰何貝勒曰即有之無與汝事且亦非吾慮所及也遂
行芝龍既降其家以爲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北兵至安
海大事淫掠成功毋本日本長琦王族女也亦被淫自
縊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條穢重納之以
殮發喪後遂起兵以十二月朔會文武諸舊僚于烈嶼
設高皇帝位定盟恢復稱明年丁亥爲隆武三年移駐
南澳軍聲頗振初北兵入關時皆傳陳謙子爲前導領
兵報仇爭爲錢邦芑危邦芑曰謙子烝其父妾豈能報
父仇乎已而果傳者妄也而謙子陳六御亦從成功在
海上後竟被執而死貝勒在延平殺降官馬士英方國
安方逢年懸其首于黯淡灘先是北兵渡江阮大鍼迎
降方國安同士英逢年等走台州陰計間道歸閩漸可
退入滇黔乃遣人上疏言北兵陷浙勢且入閩勸早爲
防禦計以此輸忠爲入朝張本也已爲貝勒招出從入
閩及北兵陷延平追騎至順昌縣獲御扛搽得其疏貝
勒出以示三人遂駢斬之

予有黯淡灘詩 方帥窮歸
應藁竿更誅馬相七閩誰嚴

州閣老降何事白
首同懸黯淡灘

十月初四日贛州破先是六月十五

日李永茂所遣吳之蕃張國祚有李家山九牛間之捷

北兵撤圍屯水西國祚等亦退守南康二十四日汪起龍率師數千滇帥趙印選胡一青兵三千蘇觀生亦遣部下率兵三千楊廷麟收散亡數千太宰郭維經御史姚竒胤召募滇閩兵共得八千粵督丁魁楚遣兵四千先後至顛營于城外不下四萬餘人皆欲一當敵萬元吉必欲待水師之至併力一戰中書來從諤所募砂兵三千人吏部主事龔荼兵部主事黎遂球所募水師四千人皆留頓南安不下王其宏謂元吉曰水師帥羅明受故海盜也桀驁難制龔黎兩君如慈母之奉驕子且今水涸巨舟難進豈能如約不聽及八月二十三日北兵聞水師將至即以是夜截諸江焚其巨舟八十餘艘死喪甚衆羅明受遁舟中火藥器械悉歸敵人列營聞之無不喪氣廣營滇營皆不戰而潰自是東南城外遂無一兵九月三日攻西門將登城內縋死士砍隨之九月北兵據南康滇廣兩營既潰人無固志各營皆稍稍引去城中所留者汪起龍罷卒千餘人汪國泰金昌振徐日彩所部各百餘人郭維經部下三千人城外惟水師後營黃志忠二千餘人而已叅將謝之良擁衆萬餘

于雩都不敢下粵西狼兵八千人踰嶺亦不即至贛人被圍日久守陴者皆憊十月三日城內有縋城出者北兵獲之以爲鄉導夜由小南門上鄉勇猶與巷戰久之四日黎明北兵大至城上發砲砲裂遂陷閣部楊廷麟赴池死太宰郭維經入嵯峨寺焚死有云出城嶺北道

彭期生衣冠自縊于公署御史姚竒胤趨文廟縊死職方司主事周瑚被執罵而磔死同知王王明汲推官吳國球胡統以及編修萬發祥吏部主事龔荼兵部主事於斯昌王其宏黎遂球柳昂霄錢謙亨魯嗣宗等戶部

主事林珽中書舍人來從諤劉孟錡劉應駟知縣林逢春通判郭寧登等死者不可勝紀鄉紳盧象觀合門赴水死萬元吉已出城歎曰使一城俱盡者我之爲也我何能存正中憤赴水以死先是萬禁嬖人出城其家人竊以其姬縋城去萬知之追還由是禁益嚴以致合城遇難故云然惟楊文薦方病困卧榻上不能起執送南

昌病益劇絕粒而死予有虔州行煙冥冥雨啾啾黃昏鬼火遍城頭行人白晝不敢過

問之乃是昔虔州虔州地形控江楚關稅兼通閩越賈舡上明珠不值錢城中養女能歌舞閭閻撲地樓挿天家家日暮喧笙鼓漁陽白馬動地來中原十城九城開吉安已破皂口失孤城水上空崔嵬鐵騎連山風雨集

砲火塌天城不摧城頭壯士不畏死夜半縋城破敵壘
腰間奪得烏孫刀背上揮來白羽矢紫髯將軍不敢逼
立馬西山時咋指城懸糧絕無援兵四面盡是吹茄聲
初猶食馬後食人登樓擊鼓鼓不明朔風吹雪酒盞大
守陴人病三日餓遙見營火渡河來一半傳更一半卧
兵聲暗襍風雨聲五更未醒度州破閉城殺人莫逃
馬前血濺成波濤朱樓燒盡唯赤瓦義士白骨堆空壕
自從司馬誓城守老弱登陴誰敢走清江龍泉居上游
突圍入城今在否諸君磊落忠義人死去名節千秋新
可憐度州十萬戶日暮飛作沙與塵度州死節歌
度州城破相公亡矢石既絕卷猶張躍馬奪門鋒莫當
迴鞭赴水何慨慷楊相公廷麟太宰清忠海內望
投環倉卒正衣冠郭太宰維經司馬有志不得將
出城欲去中傍徨翻然裹憤殉封疆萬司馬元吉
彭公靖節意久藏七首毒藥左右防鬱孤臺上此志償
彭兵憲期生御史一死扶網常從容絕命聖人堂
姚御史竒胤別駕瀟灑酒中狂臨危不屈項果強
姚別駕期及金壇人虬髯鉄面周職方嚼齒罵賊肉
飛揚馬清冷完幽芳盧君里居鬚眉蒼倚杖妻兒次第
僵終焉周職方瑚盧君里居鬚眉蒼倚杖妻兒次第
度州陷後死者多給諫不死意如何昇去南昌還絕
粒不死鋒刃死沉疴睢陽激烈氣誠壯偃師需緩志豈
頗揚幼子給諫至南昌絕粒而死南海職方援兵
至入城不出今則那黎職方美周吏部絕命無人
見城內誰能逃網羅龔吏部荼吾鄉亦有胡通守
舉家煨燼同消磨建昌通判胡瑟若純其餘流寓
復誰在出城盡葬江心波玉石俱焚無足道紛紛請卹
殊清訛古來節義憑信史敬采里巷成續歌

所知錄

永曆紀年

上御諱由榔初封永明王

神宗皇帝孫

端皇帝之第四子也

端皇帝諱常瀛爲

神宗第五子

以萬曆二十九年封桂王天啟七年就國于湖廣衡州
府崇禎十六年流賊張獻忠陷衡州王率宮眷走粵世
子次子俱被執王與第三子安仁王先達廣西上稍後
至永州界爲賊所獲繫道州將送諸賊營會上疾賊語

上當以何日愈始行上漫應之曰二十四及二十三日
午時忽傳大兵至上以為賊至也已見賊衆登陴則廣

西征蠻將軍楊國威

後國威從靖江王為逆戮于閩上即位官其子

遣其旗鼓

將焦璉領兵四千救上攀城而登賊大潰璉入城覓見

上破械出之扶掖上馬上不能騎賊衆且至璉負之行

里許渡河得免湖南巡按御史劉熙祚遣人護送至粵

西從王僑居梧州崇禎十七年王薨

弘光時謚端王允王妃王氏扶王柩

回衡州已葬于梧州是為興陵上即位追號端皇帝

次年思文皇帝正位福州晉

封安仁為桂王徙居肇慶府隆武二年聞虔州警復返

梧州未一月王薨上當襲位思文帝語庭臣曰此永明

之天下也永明神宗嫡孫正統所繫朕無子後當屬諸

永明先是瞿式耜新任廣西巡撫將赴桂林值靖江庶

人亨嘉謀逆自稱監國式耜遂留梧州庶人師兵至梧

執式耜併脇取勅印先用小艇載入桂林兩廣總制丁

魁楚聞變急調兵與戰于梧州敗之隨命叅將陳邦傳

趙千駟嚴遵誥都司馬吉翔等乘勝追至桂林庶人惧

復請式耜蒞任式耜陰結其大將楊國威中軍焦璉與邦

傳等合遂破桂林擒庶人捷聞封魁楚平粵伯晉式耜

兵部右侍郎以晏日曙爲廣西巡撫式耜既得代遂留
寓肇慶府會安仁薨式耜謁見上姿表非常且多瑞兆
心竊異之乃與肇慶府知府朱治憫謀迎至肇還舊居
也及丙戌九月聞汀州之變思文蒙塵式耜倡議以上
賢明仁孝爲 神宗嫡孫以賢以親宜正大位遂與宗
室容藩原任簡討方以智戶部郎中周鼎瀚肇慶知府
朱治憫等同心擁戴而粵督丁魁楚時駐南雄聞閩變
亟返肇慶以奉有迎駕之旨躊躇不決會閩中首輔何
吾騶自閩奔回貽書魁楚始知無駕可迎于是大司馬
呂大器自柳州至李永茂以守制自韶州至至是相與
定計合詞進箋以丙戌十月十四日監國頒詔楚蜀滇
黔人情翕然加魁楚大學士兼戎政尚書呂大器大學
士兼兵部尚書瞿式耜大學士兼吏部右侍郎永茂請
終制其餘陞進有差十六日贛州陷報至舉朝洶洶司
禮監王坤趣上移蹕梧州式耜等力爭之不得以十月
二十日趨梧而蘇觀生隨于十一月初五日擁立唐王
于廣州初觀生奉思文命至廣募兵駐南雄及汀州陷
奔回廣州過三水聞上監國以已不與議遂不至肇諸

公亦以觀生棄南雄撤兵擅歸不令與議會唐鄧諸王自閩航海至廣鎮將林察迎之海上觀生聞之于十月二十九日擁唐王入廣州城以十一月初二日監國初五日即位改元紹武此中監國之詔未達彼中登極之詔先頒矣先是唐王遣主事陳邦彥來肇通好時上已移蹕舟中召對邦彥曰天潢之序固應屬王不如早正大位以繫人心魁楚等然之上授邦彥兵科給事中未及回廣聞唐王已正位號于是魁楚等始定議迎上還肇以十一月十八日即帝位以明年丁亥爲永曆元年頒詔中外遣兵科給事中彭耀往諭廣人耀廣人舊爲秦令有能聲入廣極陳正統所在監國後先宣示大義觀生不聽耀語不遜遂殺耀即日遣兵向肇前大學士陳子壯致書式耜請力馘觀生而趨兵東下是時王化澄代丁魁楚總制當督兵化澄庸懦且懷觀望兵部右侍郎林佳鼎請代化澄出遂命以原官督諸軍下與廣兵遇于三水廣兵敗乘勝追至海口敵因東南風作用火器以攻我舟我兵登岫陷淖中全軍俱覆佳鼎與僉事夏四敷同死于水十二月初十日方命將再舉聞北

兵以輕騎數十突入廣城執紹武觀生自縊聲勢漸逼
三水而上司禮監王坤復趨上西幸避之于二十六日
登舟瞿式耜方視師峽口聞之亟返肇力挽不得丁魁
楚等遂扈駕西上陞嶺西道朱治澗爲廣東巡撫留守
肇慶式耜部署畢疾趨梧上已越梧而西又五日矣魁
楚至梧州爲其標將蘇聘所惑從梧轉入岑溪王化澄
携中樞印走潯州隨駕者戶部尚書吳炳翰林簡討方
以智文選司郎中吳貞毓給事中唐誠御史程源中書
吳其雷吳德搯洪士彭掌錦衣衛事馬吉翔十數人耳

○王坤者先朝舊璫本名和祖自南都陷入閩思文屏
不用至是宮府草創無習故事者留爲司禮秉筆頗弄
權而外庭亦遂夤緣以進如周鼎瀚本戶部郎中內批
改給事中瞿式耜曰瀚歷部俸深且有擁戴功應陞卿
寺今破例而改非陞也何以示新政然瀚志在給事卒
爲給事廣東巡按御史王化澄驟陞兩廣總制兵部右
侍郎林佳鼎代化澄督兵出則晉化澄右侍郎掌中樞
印會呂大器以病去墨勅陞化澄爲兵部尚書皆出于

坤大學士李永茂以守制不入直僉請專知講筵永茂
疏薦十五人坤輒以己意去取其間永茂曰上方以啟沃責茂以十五省人才進

而去取之是有言不信也敢知經道
事乎遂解舟去已坤復疏薦數十人科臣劉轟等疏論

內臣不得薦人坤大怒叱逐轟等其橫如此轟尋為都御史巡撫

柳慶與陳邦傳不協以計殺之屠其一門然上以坤習知宮禁事左右導衛

故特親信之凡倉卒西幸者再群臣要留不得皆坤之為也

初丁魁楚既與呂大器瞿式耜等請上監國而王坤適

自閩至魁楚深與結納遂用為首輔召起前大學陳子

壯子壯聞魁楚秉揆遂力辭不赴魁楚復與呂大器爭管

戎政不協大器因上有西幸之意自請留守東方未幾

由梧而韶再至梧入柳遂召之不出未及與登極大典

矣至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坤再趨駕西上上意在楚時

班行多楚蜀人亦勸上行上意遂決以丁亥正月元旦

蹕梧州由府江趨桂林魁楚棄上走岑溪舳舻相屬北

將李成棟追及之盡獲其輜重婦女魁楚素與成棟有

仇及是薙髮迎降成棟不禮籍其家口數百人凡男子

無少長悉斬之魁楚在坐哀求免其一子成棟咲曰汝

豈望活尚求活人耶併殺之吾猶見其一孫纔數歲為羅成耀子

永曆元年丁亥二月上至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為大學士

同瞿式耜入閣辦事式耜請駕蹕桂林聯絡湖湘控制兩粵粵楚用兵易以策應司禮監王坤力主幸楚是時肇慶已陷北兵在梧二月初十日北將李成棟自梧州襲平樂屠列鰲以精騎直犯桂林兵薄陽朔上遂決意幸楚二月十五日駕發桂林司禮監王坤錦衣衛馬吉翔扈從命瞿式耜爲桂林留守大學士吳炳隨行式耜請暫駐全州去桂稍近軍機易以呼應從之二十五日平樂陷守將陳邦傳走柳州北兵乘勝直上上在全州命全州防守副將焦璉率所部兵盡入桂林爲防禦計璉初以破靖江有功陞參將駐黃沙鎮至是聞命星馳赴援至甘棠渡水漲浮橋斷搽漁舟次第得渡三月初一日北兵破陽朔初九日到劉仙岩下璉以初十日抵桂林城十一日北兵突至有數十騎衝入文昌門直上城樓下瞰留守公署矢注如雨式耜方緩帶從容忽仰見城上鐵騎馳驟訝曰豈□耶急召璉璉兵悉散遣領糧一時不集璉方裸不及披甲挾弓矢趨至城下連發數矢斃其二騎璉亦被射中臂拔鏃更射又斃數騎騎奔徒步追之兵亦漸集乘勝奮殺連砍十餘騎皆斃中號爲衝鋒破陣者敵氣奪遂大奔追殺數十里

北兵退屯陽朔桂林以全是時定蠻侯劉承胤從武岡州入衛頗尊朝廷惡王坤弄權疏逐之面叱周鼎瀚仰寺宦鼻息不爲禮聞桂林有警即遣勁兵千人赴援兵未至而敵已敗退承胤以擁衛功晉封安國公未幾請封錦衣衛掌衛事馬吉翔東司房郭承昊西司房嚴雲從伯爵以酬扈駕之勞于是吉翔封文安伯承昊遵化伯雲從清江伯御史毛壽登駁叅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鎮例晉五等給事萬六吉御史吳德搯繼論之吉翔等疑壽登疏出編修劉相客指鼎瀚復造蜚語爲董卓灌汜之說以激怒承胤承胤訴諸上逼上立下廷杖有旨縛壽登相客六吉德搯于行在午門外承胤復力爲申救得免皆奪職承胤與吉翔内外交結益跋扈不可制要上幸武岡瞿式耜屢疏爭之其逼杖壽登等四人者亦以四人主還蹕之議也及是聞桂林之捷恐粵西漸安上將返蹕桂林遂以四月某日劫駕移蹕武岡州改武岡爲奉天府政事皆決于承胤矣而承胤前所遣援桂兵在城與隗璉兵主客不和于五月十四日與璉兵譁鬪擊傷璉大掠城中而去留守瞿式耜檄誅爲首者二十餘人疏糾承胤馭兵無律狀十五日

集璉兵亦出城赴黃沙鎮北兵偵知桂林兵變復圖犯桂
大集平樂陽朔之衆號召土賊獯賊蜂擁而至璉聞知復
從白石潭回桂部署畧定二十五日北兵薄城下營于文
昌門外時方積雨城壞敵百計攻之吏士皆無人色璉裹
創披甲督諸將分門扼守副將白貴白玉堅堵文昌門留
守式耜用大砲擊殺數騎勢少却二十六日黎明璉與白
賢等未及蓐食遽開城出戰掩其不備擊殺數十人自辰
抵午璉呼曰兵腹枵矣奈何式耜急括署中米蒸飯縋城
下分哺再戰日晡雨未息收兵明日復出戰士氣百倍北
兵大敗盡棄甲仗而奔副將馬之驥隔江復發大砲助其
聲勢遂乘勝追擊數十里斬級數千初北兵分路一從粟
木嶺來不知其前兵已敗馬之驥聞之疾馳渡江未登岍
敵爭迎擊之驥運槩大呼連斃三人皆奔竄復追殺二十
里而還自是北兵胆喪不敢復窺桂林矣璉驍勇敢戰得
士心久于桂受留守國士遇故桂林賴以再全捷聞封璉
新興伯式耜臨桂伯式耜力辭不允再疏請返蹕全州不
報上在奉天召戶部右侍郎嚴起恒爲大學士同吳炳入
閣辦事起恒紹興人崇禎辛未進士初任廣州府知府以

廉能陞衡水道崇禎十六年獻賊躡湖南官民逃散獨公
守永不去諭門吏早暮鼓吹如常永人恃以安去者漸返

賊退永獨全上即位加戶部右侍郎督餉湖南餉不匱至
是召入行在為東閣大學士為人清介和惠雖非戡亂才

然一塵不染頗為藩鎮所畏服河南流賊曹志建等十數

營相率來歸封志建保昌侯晉何騰蛟總制駐衡州巡撫

堵胤錫駐長沙聲勢頗振是時湖南有章北院每戰身先
士卒卒以勞瘁死章名曠字子

野號峩山華亭人由沔陽知州累官至巡撫奉命經理湖
北人呼為章北院云予有章北院行昔年避難遊雲間章公

脫身沔陽還人言洵洵匿不得翻然投軀誓馬草天子親
征駐湖南賜公節鉞收湖北昔何選儒今何雄能騎生馬

挽疆弓身先士卒親搏
戰身死人稱章北院 隼璉既屢戰勝隨于八月初六日

率兵直取陽朔下平樂叛將李明忠據潯以瞰柳聞之宵

遁陳邦傳亦由賓州柳州出復潯州次復梧州全粵粗定

留守式邦復具疏請還桂林奉旨擇日返蹕而北兵已陷

長沙由寶慶直趨行在二十五日突至奉天城外上奉兩

宮踉蹌斬關出從間道達靖州界百官星散大學士吳炳

被報死焉劉承胤舉城降後聞北師惡其賣國不
忠回至漢陽府斬之 扈駕叅

將謝復榮以兵五百人斷後與追騎戰死于王家堡上遂

由靖幸柳道出古泥總兵侯性司禮監龐天壽率舟師五

千迎駕會天雨泥淖乘輿服御沿途散失宮婢內監皆狼藉雨中饑困不能興性預飭行宮盛供帳凡御用器物悉備中外隨駕者僅百餘人所需無有缺乏上大喜太后請于上面封性商丘伯以天壽代王坤掌司禮監印上次柳州

初北帥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勢甚危會粵東余龍兵起龍故江上盜有衆萬餘出沒甘竹灘廣州陷建義者多歸之其勢益張焚北船于東莞遂突廣州北撫佟養甲堅壁不出檄成棟還師禦之兵部左侍郎張家玉舉人韓如璜起兵攻東莞縣令鄭霖開門以應已聞成棟且至遂棄城以舟師屯杜滘村遣張元瑩陳瑞圖奉表行在進家玉兵部尚書兵科給事中陳邦彥亦起兵于高明使其門人馬應房以舟師圍順德李成棟既破余龍遂趨順德應房迎戰敗死移兵破杜滘村韓如璜死之家玉引兵入新安成棟圍新安復棄城走博羅遂據博羅七月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九江村與陳邦彥共攻廣州初邦彥約城內諸降將爲內應期以是月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子壯先期以五日舟師薄城

謀泄北撫佟養甲捕諸內應者悉誅之發巨礮擊舟舟
燬兵退北風大作養甲乘風追之子壯大敗于白鷺潭
成棟亦自新安至子壯退保九江又棄九江入高明與
監軍道麥而炫知縣朱實蓮嬰城固守邦彥亦退會清
遠指揮白曹燦反正迎邦彥邦彥率師赴之成棟用四
姓賊鄭昌等為導至高明發礮破其城殺朱寔蓮于南
門樓子壯而炫皆被執成棟遂圍張家玉于博羅城破
家玉復走增城急攻之成棟救增城內外夾擊家玉敗
火藥盡乃與諸將痛飲夜投濠死將士數千人皆死無

降者子壯臨刑罵不絕口養甲寸磔之分其齒豁散置
各郡城樓遍召廣州諸紳坐堂上觀其受刑以惧之麥
而炫從死而家玉首亦至東莞李覺斯與家玉有仇時
在坐請審視恐為所欺養甲曰視此貌清正固是義士
必家玉也未數日成棟破清遠陳邦彥率兵巷戰力屈
赴水北兵鈎出之與搃兵曹天奇同檻送廣州既至亦
大罵而死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事雖不成然義旗並
舉牽制李成棟使不得西上而桂林武岡間猶得從容
駐蹕者三人不為無功也

予有弔陳張二忠詩○寸磔
常山痛未休當時成敗搃難

謀出師不戰身空死報國無能志已酬事轉遺孤猶畏
害屍分列郡豈全收額南反正渠竟戮底事忠臣尚有
讎○公遺孤猶為粵當事所忌○罵賊都門大史雄書
生殉國勇從戎南兵烏合知無濟西幸安驅正有功里
巷仇猶防偽死頭顱口亦識孤忠誰言君父難同報已
博侯封晉迺公○燕京初陷公獨大罵李賊賊義舍之
太翁以公功
封增城侯

九月上在柳州留守式耜再疏迎駕極言粵西山川形勝兵

馬心馬人俱有可恃年幸豐稔飛輓有資上遣閣臣嚴起恒

詞臣劉湘客至桂林與式耜酌量移蹕事宜督師何騰蛟

亦至忽南安侯郝永忠率鐵騎萬餘自湖南來百姓震駭

復與焦璉兵王客不和會宜章伯盧鼎亦至自是兵勢稍

壯騰蛟遂率鼎璉等與永忠分汛防禦桂林以安而柳州

叛將覃鳴珂與守道龍文明構釁攻殺幾至犯駕上幸象

州十一月北督佟養和率兵犯全州灌陽騰蛟式耜集永

忠璉誓于神刻期出師又命盧鼎與滇帥趙印選胡一青

等分路駐全北兵至合擊大敗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千

級奪馬三百餘匹養和僅以身免諸帥連營而軍亘三百

里北兵退式耜復請駕還桂林十二月初五日上自象蹕

桂太后及兩宮俱駐南寧府先是七月司禮監龐天壽奉

勅至桂催兵下梧州久留桂王坤既被劉承胤逐因緣馬

吉翔復入自武岡至柳至象票擬皆出吉翔手也及至桂始歸諸內閣閣擬復多改票式耜力爭之不能得是時騰蛟督諸將列營永福而璉與永忠兵益不睦璉走平樂永忠壁興安

永曆二年戊子正月上在桂林叙元年全州功晉封騰蛟世襲定興侯柱國太師兵部尚書諸將周金湯熊兆佐馬養麟各與掛印滇帥趙印選新寧伯胡一青興寧伯王永祚蒲縵各與掛印焦璉晉封新興侯二月二十一日報北兵前驅至靈川二十七日郝永忠興安被襲急奔回乘夜逼上移柳州式耜請侯督師騰蛟報至不聽嚴起恒請遲至天明方五鼓乘輿已發矣永忠放兵大掠適滇營兵亦自靈川撤回城中烟焰彌天兵刃相加不辨主客公私塗炭朝士皆被戮辱式耜亦被劫入舟行三日放回泊樟木港遇刑部侍郎劉遠生給事中丁時魁請式耜下陽朔催焦璉入援先遣一吏入城息烟火收倉儲餘粒草檄分路四發俾遠近知留守在也于是焦璉自平樂馳入桂楚鎮周金湯熊兆佐滇帥胡一青聞變皆至督師騰蛟亦提兵自永福至北兵偵知桂林兵變乘虛襲桂直抵北門式耜

守城騰蛟督兵三面出胡一青領滇兵出拱極門周金湯
熊兆佐領楚兵出武勝門焦璉隨督師出 門璉纔遇
敵即奮臂大呼諸將軍看璉殺賊單騎橫矛直衝敵營敵
圍之數重璉兵左右奮擊敵散而復合者數次璉部將劉
起蛟見璉被圍大呼殺入與璉合連砍數十人貫其營而
出趙興白貴以銳師四面急攻之皆殊死戰滇楚諸營又
從旁夾擊敵不能支遂敗滇帥胡一青從東來奮擊復大
敗之一青騎剪鬃馬敵呼為牛遇之輒曰避騎牛蠻子爲
人短小便捷馬上騰擲如飛善用鐵標鎗于十數步中取
人百發百中馬疲斬一敵躍上其馬以馳與璉追殺二十
里北帥隨馬幾獲遂北渡甘棠遁去留守于北門待督師
還並轡入城三月二十二日事也當永忠之亂監司府縣
俱闕散百姓逃匿山寮間是時諸將軍列營榕江日需米
數百石無所出式耜多方撻括得井井往得斗斗往督師
計井斗分給士卒食久之民皆爭出樂輸餉大足督師乃
得率諸帥出嚴關與留守交相勞苦復交相慶也上以三
月初十日至南寧扈蹕者大學士嚴起恒錦衣衛馬吉翔
兵部尚書蕭琦給事中吳其靄洪士彭許兆進尹三聘七

八人耳至是式耜乃上疏訊行在所候上及三宮起居上始知留守無恙桂林復全為之泣下下詔褒賞慰勞有加五月二十七日督師復全州其報捷疏有曰為皇上以信臣用臣者式耜一人也先是四月初一日皇子生甫十日聞粵東有反正信而江右金聲桓反正疏至金聲桓本寧南侯左良玉大帥既降北用為江西提督副將王體仁本驍賊受撫者兵最强聲桓忌之乃與其部將王得仁深相結併結帳下諸健兒以計殺體仁用得仁領其軍駐建昌幕中曹子悅信豐人也每勸得仁反正聲桓幕客吳遵周陰與子悅同謀有黎士彥者善撰偽勅印因南昌鄉紳萬翱以通于二客兩帥猶豫未決會御史董某巡按江西貪虐索取得仁家女樂得仁憤甚遂以正月二十七日殺御史舉兵反正聲桓稱豫國公得仁稱建武侯皆士彥勅印偽封也遣人賫奏行在至是始達廣東提督李成棟自負有取粵大功一旦以佟養甲為總督受其節制意不平亦懷異志念家屬在江南遣標將范承恩潛往松江以計迎取侯至粵然後舉事值聲桓已定南瑞撫建諸郡路阻承恩回密致聲桓蠟書時養甲覘知上在南寧檄成棟兩路進

兵一從連州入賀平取桂林一由高廉襲南寧又撥水師
五千駐梧州策應成棟辭以無餉觀望不進養甲趣藩司
即行措辦署布政袁彭年先以庫存八萬兩付成棟養甲
不知也三月十七日黎明成棟密令兵齊集教場譁言無
糧欲為變自詣總督請養甲親出撫輯養甲出城鐵騎布
滿城外馬步五萬餘擁之大噪成棟先取其總督印握之
三軍謹呼同時割辮養甲亦自割辮即時出榜以反正曉
諭吏民用永曆年號檄各屬郡縣改復衣冠粵東十郡不
半月而底定廣西巡撫耿獻忠于梧州聞信亦率所屬割
辮投誠先遣官至南寧報知東省情事舉朝未之信也成
棟于是遣官進賀表具疏迎駕原任廣西巡撫曹燁高雷
巡撫洪天擢俱從成棟軍前來朝成棟命部將羅成耀帶
甲士五千迎駕潯州封成棟廣昌侯諸將俱與掛印袁彭
年耿獻忠洪天擢曹自燁張調鼎等即行擢用
或云成棟取兩廣收印信數千顆獨取總督印密藏之
一愛姬揣知其意勸舉事成棟撫几曰如松江百口何
成棟帥松江時帑筭在焉姬曰丈夫不能割愛乎請先
死君前以成君志遂自刎成棟哭曰我乃不及一婦人

乃與袁彭年張調鼎謀輦金賂要人以取孥帑之在松江者將發而金聲桓以南昌變聲桓方攻贛州贛帥高進庫求援于粵養甲命成棟率兵出嶺檄藩司袁彭年給餉八萬金彭年故不發以餉匱辭成棟因候餉不行時歲大旱羣盜滿山成棟陰結其渠魁爲用謂養甲曰贛旦暮且亡粵又寇深如此額外決不可保且彼聲言求復衣冠耳盍姑許之以靖亂乎養甲猶豫不決群盜日逼城下呼聲動天地養甲出示安民成棟請權停順治年號養甲乃于榜尾但書甲子成棟既得此榜隨出示直書永曆二年養甲見之愕然然業已無可如何兩司官因諷養甲以印授成棟成棟下令兵民即時解辮而以所藏總督印印表文上之然其所聞于反正諸公者實不然也

五月上命所司修葺興陵

即端皇帝陵也

六月上至梧州謁興陵

上蹕梧州晉封成棟惠國公總兵杜永和江寧伯副將楊大甫樂安伯羅成耀寶豐伯董方策宣平伯郝尚久新泰伯張月博興伯閻可義武陟伯佟養甲雖係滿人順正不撓亦封襄平伯成棟迎駕東幸桂林留守瞿式耜力請幸

桂令簡討蔡之後給事蒙正發先後入迎時東勲恃反正
功高挾上以不得不東之勢上遂由梧入肇成棟迎于百
里外儲銀萬兩以備賞賚八月癸巳朔上至肇慶以肇慶
府治為行宮成棟釋甲冑肅冠裳入見上出語人曰南面
坐者真天子也某見之不覺頰首至地矣詔贈陳子壯東
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番禺侯謚文忠張家玉少保武英殿
大學士吏部尚書增城侯謚文烈

張父尚存以增城侯爵陛見 陳邦彥

兵部尚書謚忠愍時六部九卿臺省員缺輔臣嚴起恒請
補用反正諸臣准依思文朝原官銓補勅召舊輔臣黃士

俊何吾驕原官入直以袁彭年為左都御史洪大擢為吏

部左侍郎耿獻忠為戶部左侍郎曹燁為兵部左侍郎張

調鼎王芋等俱列卿寺兵科給事吳其雷疏言反正乃成

棟功于文臣何與躡居卿貳爵賞太濫有傷國體不報成

棟陛見後大治宮闕于廣州城吏部侍郎吳貞毓疏請上

幸廣城刑部侍郎劉遠生入朝

遠生原名廣胤贛州戰敗被執繫南昌獄中逸出見

思文帝于汀州復其官

遂以舊字遠生為名

會成棟適自嶺還方修行宮迓乘

輿上命遠生勞之遠生與成棟有鄉里誼因謂成棟曰天

子天下主也爵賞征伐出自天子天子又與天下共之若

在此則爵賞征伐人疑天子必有私隱今寄政不可不嫌也且江廣同時反正六師當不曰下金陵上不返桂林猶云直從南韶出江右耳若幸廣城則示天下以苟安之局矣成棟曰善遠止其役第加繕肇慶府城爲寧蹕之地有人獻白玉一雙皆方廣盈尺云漁人得之南海上命製成璽文曰皇帝受命之寶是時南昌已被

北兵圍困三月矣初金聲桓王得仁反正疏至勅書慰勞改豫國公爲昌國公建武侯爲繁昌侯兩勲不悅識者以昌于文爲兩日私憂兩勲之不能久也一時海內響應乃不即乘勢東下直取江南聽江右迂儒謬計以寧庶人起兵不破贛州卒貽後患因併力攻贛州久之不下而北帥譚大乘虛襲南昌始舍贛州還師退保南昌南昌兵頗盛每出戰勝負相當後爲奸僧所紿擇時日決戰于是閉城自守北兵乃益築壘掘深塹圍合求出一戰不可得矣七月惠國成棟提兵三萬度庾嶺攻贛州以救南昌軍容甚盛贛州守將高進庫僞約降其寔堅城以綴惠國之師使南昌坐困也惠國信之遂還軍嶺上

其以九月初旬度嶺至南雄遇督餉侍郎張調鼎于南雄守坐上予言贛州必不降去城三十里每一騎出搽

糧三石捕村民輸入城日以為常志在堅壁清野無降
意也宜以大兵駐南安聲言攻贛惠國從間道趨南昌
解金玉之圍是為上策調鼎以語成棟成棟咲曰書生
何所知其降書方雪片至寧有疑耶已竟不降而成棟
還廣州某有過嶺與張太美談虔州事詩虔州亦是
咽喉地天下謳吟金與王受困五月圍不解援
師只盼嶺南強我聞章貢頗負固堅壁清野還羸糧疑
兵綴之肘可掣且出間道趨南昌

十一月初一日督師何騰蛟率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
鼎新興侯雋璉新寧侯趙印選克復永州殺其鎮將余世
忠巡撫李懋祖永州堅守歷三月前後大小四十六戰殺
傷過半所存羸兵不滿千糧盡咽糠嚙草初食馬繼食人
城中婦女老弱皆食盡城破之日洒掃官署所別婦人陰
棄不食者出之計十五石初五日監軍御史余鷗起職方
司主事李甲春領兵復寶慶兩郡捷音同日並奏軍聲大
振二十九日督師露布至恢復衡州又據忠貞營李赤心
捷報已取益陽直抵湘潭于是瞿式耜密疏請上西幸有
云天下大勢在楚不在粵粵東三面阻險易入難出臣不
敢爭者以勲臣成棟一片血忱方倚為江右聲援一旦拂
其望幸之心何以勸忠今衡永恢復游魂東竄粵西之背

愈厚贛州負固江圍未解粵東之齒尚寒在成棟宜奉皇
上去危就安既無內顧可畢力以圖贛而楚師得萬乘親
臨勇增十倍便可乘勝以長驅矣時陳邦傳恃恩驕橫黃
緣禁近與馬吉翔相為表裏初冒封富川伯以迎駕功封
思恩侯已晉封慶國公又冒功封其妻父茅守憲寧端伯
中軍胡執恭武康伯復奉世守廣西之勅行文巡按御史
查核通省錢糧式耜特疏叅之兵科給事中吳其雷疏論
世守非制併劾撰勅中書張立光廣西巡撫魯可恭巡按
御史吳德操各有叅疏督師騰蛟亦上疏駁正湖南勲鎮
曹志建等皆譁然不平事遂寢究其故實馬吉翔與桂林
留守不悅故加邦傳世守以擅全省予奪以撓留守之事
權立光小臣承旨奉行及迫于公論吉翔乃稱原頒勅書
止居守非世守也外議益重邦傳以改勅之罪然國體大
繫矣吉翔與邦傳執恭皆浙東人崇禎朝執恭為兵部火
房舞文吉翔邦傳皆由以得官執弟子禮于執恭雖執恭
雖為邦傳中軍而邦傳猶稱之為老師惟其指授是聽三
人者一線關通內外呼應天南半壁實壞此三豎子手也

邦傳駐潯州所行不法以嫌殺柳慶巡撫劉壽予端州襟
詩潯州節帥最卑庸遭際同膺大國封坐擁旌旄憑跋

扈徽徵兵馬漫從容興朝名爵真疑濫蠻地征誅襄平伯
求豈勝供柳慶撫軍新遇害司刑無計問渠克

佟養甲養甲有密表北去成棟搆得之上不欲顯其罪于

初十日命往梧州代祭興陵李元胤遣健兒殺之于江中

國姓朱成功自海上遣官陳士京入朝朝議封成功延平

王十二月成棟率師再出南安陸辭面奏南雄以下事諸

臣任之度關以外事臣獨任之又疏言朝廷功賞不宜濫

文武職掌各宜分言官直氣宜獎進內臣衛臣不宜干預

內閣機務蓋有所指也馬吉翔啣之惠國酒輕儒再出

武朝冒封醉後戮之凡各郡勅使俱被撤回又嚴禁舉義
尚書揭重熙出嶺以違禁追擒之賴新附者力戰得脫

端州雜詩李公雅負中興畧再出度關功未成猛氣豈

徒援與國銳師何故挫堅城降書押至謀難測戰鼓相聞

敵莫輕整暇不教防燕飲底須沉醉震儒生元戎杖鉞已

專征約法南人禁舉兵烏合自難迎大敵驍騰或可借虛

聲冒封恩濫誅無罪奉使官多撤有名成棟出以其子元

胤留行在掌錦衣衛事與聞朝政是時粵東以反正叙官

者滿朝列惟從蘇觀生擁立唐藩者禁錮不用如碩元鏡

于上監國時擢為戶部侍郎唐王立即附觀生然其中亦

入相北兵至首先迎降諸反正者極訾其醜有賢者皆從此廢謂之紹武一案元胤本姓賈河南人成
棟養為己子固與袁彭年交善彭年益引其同鄉丁時魁
蒙正發及陝西劉湘客與同決事會給事金堡服闋自湖

南赴行在湘客令元胤折節與交交日密朝士中不無異
同漸有黨人之目

永曆三年己丑正月元旦雨免朝上在肇慶督師騰蛟疏
至奏湖南千里一空前恢復諸城一旦盡棄引罪自劾蓋
督帥初據忠貞營塘報稱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自常德發
兵二十二日恢復取益陽于十一月初一日分兵三路一取
湘潭一取湘陰一取衡山殺衡山縣令于本月初二日過
寧鄉初三日巳時抵湘潭于十一月十一日直抵長沙矣
隨聞常德寶慶一帶因忠貞營闖入皆燒營棄城東走湖

南為之魚爛故再有是疏忠貞營者闖賊後營李赤心十
三部也思文朝受撫賜號忠貞營已散入施州衛就糧巡
撫堵胤錫向同督師騰蛟入營招撫與有舊而馬進忠者
亦降寇素號混十萬既降封武昌侯隸督師麾下元年秋
常德陷進忠退保永定于二年八月與北兵戰于麻河大
捷斬首七千餘級恢復常德封鄂國公

予有麻河捷行因
監軍毛壽敦叙其

戰甚悉援筆述之 中興馬侯古精忠天子論勲冊上公
毛生夜述麻河戰滿堂骨緊生英風是日初戰兵不利
騎驍騰萬馬堆將軍下今盡棄馬短刀禿襖來爭功麻河
岸高口初駐欄楯層層壘固馬解鞍兵作炊我兵笑
至誰能禦可憐攻壁壁不開壁門既奪火轟如雷將軍大呼
身先進人人死戰堅為摧壁門既奪火轟如雷黃昏截殺及

夜半鐵騎嘶顛橐駝奔全軍逼水容誰竄大風吹月月朦朧
矧見口營營已空僵屍枕藉安足計餘者盡葬麻河中
拂廬萬落三軍宿胡婦琵琶唱胡曲將軍舉酒健兒歌殘
魂何處吞聲哭將軍破口檄屢傳豈似今無匹馬還積弱
累朝初吐氣昆陽鉅鹿誰爭先我聞桂林口來舉城走瞿
相從容袖兩手隼侯三箭殪三騎城門重閉至今守又聞
西有須師胡將軍摧鋒陷陣口中聞身經百戰銳不挫南
人爭推第一勲諸將紛紛膺國號因時竊位何足道馬侯
封公兩人侯此爵朝廷是時胤錫已加制輔銜與進忠爭
庶不冒

禮有隙胤錫陰入夔檄赤心從夔門徑抵常德欲令進忠
讓城屯其老營未至常德百餘里胤錫先至與進忠推牛
軟血盟誓同獎王室進忠心知其謀終盟無一語盟訖入
城即命起營盡驅百姓無老弱悉出城因縱火燒城中屋
不遺一椽遂空其城而去直走武岡寶慶守將王進才聞
之亦棄寶慶走各郡鎮帥莫不聞風驚潰忠貞營所至得
空城旋亦棄之而去東趨長沙是時督師駐衡州奏入朝
議令讓衡州與忠貞屯駐老營即促其由衡出茶陵往援
江省諸帥皆由寶慶進取長沙詔未至督師已檄馬進忠
由益陽抄出長沙下截北來援兵期諸將盡集長沙城下
身往忠貞營邀之入衡聞其兵已東隨尾之趨湘潭湘潭
空城也督師標兵六千人聞往迎忠貞恐為所襲皆不肯
隨僅從隸卒三十人以往于是馬進忠等業奉檄前發聞

督師輕身往遣部將宣威伯楊其追護之未至而忠貞營亦不守湘潭是時北兵乍退長沙孤懸湖外城崩三丈我軍壁長相間者烽火相望北將徐勇計且不守矣一日以輕騎數百出城偵探徑至湘潭問知城守無兵僅督師一人在焉遂入城率其諸將羅拜勸降勇故督師標將降北者也督師大罵遂擁之以去既去楊某始至城已為北兵所守急入城求督師凡七出七入不得最後出至橋遇伏兵矢中其吭遂自擲于橋下以死北兵尋亦大至馬進忠等聞之皆退而忠貞營潰走臨武藍山由懷集賀縣闖入粵西沿途肆掠衡永柳桂皆為蹂躪矣督師遂死于長沙死之日城外內兵民皆為之舉哀蓋正月事也滇帥胡一青等亦棄永州而還凡已收復各郡縣從此復陷報至行在震動上輟朝哀臨予祭九壇贈騰蛟中湘王

予有悲湘潭詩

長沙兵散湖南空湘潭城中失相公舉朝變色摧天柱白日慘淡暗行宮往時百戰不足論即今還棄垂成功可憐公長纜五尺頭童齒豁一老翁銅馬百萬哮豺虎仰公乳哺嬰兒同時危餉詘誰用命赤手空口驅羣雄湖南湖北竟千里捲雲掃霧隨天風祇殘長沙不日得游魚命在沸釜中堵公心勞計轉誤忠貞兵來互疑懼嘗德焚燒寶慶走諸將旌旗挽誰住長沙城壞無人登孽口將奔守復固我兵潰走任東西相公獨在湘潭駐夜半銜枚口騎來相潭無兵城門開相公衣冠口能識擁去羅拜聲如雷大罵不絕相公死但見長沙城中口舉哀功名事業長已矣

忠臣義士胡為哉君不見忠貞
兵過蒼梧界堵公雙旌導馬回
十三日吏科給事中丁時

魁等率科道十六人入朝免冠繳印于內閣而出閣臣朱

天麟罷初金堡赴行在將有建白過桂林以示留守留守

今至肇舉劉湘客酌之疏叅八款李成棟陳邦傳龐天壽

馬吉翔皆在所叅湘客削去其二去李而用陳去龐而用

馬封上一時風采赫然補兵科給事中當成棟未返正時

邦傳潛通降啓心鄙之及是爵位相等甚耻與噲等為伍

得堡䟽大喜故元胤交益密實不知成棟初亦在叅中也

予有端州詩給事趨朝袖草雄更生筆削果虛公金吾

奉主宜無過中尉從龍信有功多難未須增水火一隅底

用判西東向來本觸元勳忌豈謂元勳志與同是時袁彭年掌都察院事劉湘客

以詹事兼副都御史丁時魁掌吏科蒙正發戶科金堡兵

科五人者終日聚會國是由其主張諸不得志者目為五

虎以元胤為黨魁云吉翔陰驚被堡叅略不為意邦傳憤

甚上疏言堡謂臣無將無兵濫冒封爵請即遣堡為臣監

紀以觀臣十萬鐵騎且一堡昔為臨清知州降賊受官逃

回今自湖南來為北人間諜云云時閣臣在直者嚴起恒

與朱天麟天麟得邦傳疏抵几大咲曰金道隱善罵人今

亦被人罵倒耶道隱者堡表字也遂擬票金堡辛苦何來

朕所未悉所請監紀著即會議其謂辛苦何來暗用杜子美辛苦賊中來語耳于是時魁等入閣大噪曰堡論邦傳請監紀即今監紀堡又論却永忠若永忠請其首亦即與之耶遂相率趨殿陛下免冠走出上聞大驚諭諸臣照舊供職天麟亦上疏自陳即日引退二十八日召起舊輔黃士俊何吾騶赴行在吾騶自閩逃回成棟破廣州即薙髮出降與成相得甚歡令修粵東志阿諛新朝為粵人所嗤元胤素執禮門下故力薦出資固在士俊前及至用為首輔物議不平臺省無有言者行人司方祚亨太僕寺丞張

尚都察院經歷林有聲相繼伏闕極詆之皆奪職去

予有端州

雜詩 江右安危久不傳諸君高會慶新年未知南粵將軍貴祗訝西園公子賢卿士幾人能入幕朝廷何事可分

推東來相國休憑籍激切彈文出散員 回首神京直北看天偶數郡豈偏安比聞政府頻虛席何事言官輒免冠國法未嚴臣節見朝廷多故聖恩寬 已吾騶與司禮監夏即今典制遵神祖竊恐拘文此日難

國祥交通為金堡所叅不安其位未幾亦引疾去士俊為首輔同起恒入直起恒每事持平多不慊五人意又與龐天壽馬吉翔皆從龍共事久兩人亦于起恒無忤時魁等輒指為邪黨起恒亦不以為意三月初七日惠國成棟凶問至併聞南昌以正月陷成棟于正月再出嶺攻贛州駐

兵信豐是時南昌已破金玉兩勲俱歿贛州勢益壯我兵
益孤二月北兵自南昌迺救贛直趨信豐諸將爭欲拔
營歸成棟不可會天久雨其夜成棟坐城樓上召諸將議
事則去者已大半矣成棟莫能禦慷慨歎歎命巨觥痛飲
誓死城上左右挽之上馬渡河河水漲馬力弱又已大醉
中流人馬俱沉三日後人見有掇甲抱鞍植立水中者始
知成棟死也中軍杜永和挈其印先歸餘將皆全軍而退
予有悲信豐詩 信豐城外 來急將軍勒馬城上立黃
昏對酒坐城樓諸將言事即敢入酒酣掣劍劍不鳴麾下
去盡無人聲夜半斬關諸將走誰扶將軍上馬行城外水
深雨如注將軍馬小不得渡馬聲漸沒將星沉親吏相隨
誰相顧偏裨左右盡歸來獨少將軍匹馬回關門晝閉烽
堠絕天子震悼舉朝哀語君且勿哀軍中收得將軍印元
帥牙門昨已開 悲南昌詩 信豐城敗惠國亡胡馬東
來勢頗張白旗八桿章門至始聞正月失南昌南昌將軍
暗戎機嬰城坐守聽 圍閭閻萬戶人盡食坑塹百道鳥
難飛敵飽城飢夜深陷將軍上馬猶酣戰金公赴水氣如
生王侯刎首色不變江人莫恠無援師縱有援師來亦遲
兩勲收兵自不出客兵雲集來何爲去年攻虔祇自弊今
來守城墮 計又聞倡義非同謀到死相疑還相制古言
兩堆不並棲 何不分兵倚角湖東西何為一城生困與俱
斃使我百姓無故成鯨鯢舊歲此城初反正即今報至舉
城破復誰恨英雄成敗古來多其素城中人命何報至舉
朝震驚元胤入見上上對之哭極哀封元胤爲南陽伯掛
車騎將軍印元胤力辭仍以錦衣衛提督禁旅追贈惠國
公寧夏王謚忠武予祭九壇同時贈昌國金聲桓爲豫章

王謚忠烈督師何騰蛟為中湘王謚文烈杜永和等既回
廣州上手勅遣戎政侍郎劉遠生往慰勞之以遠生為諸
將同鄉素所親信欲因是用之總督軍務比至廣州永和
已重賄諸將共推為留後居然坐軍府開印行總督事矣
永和雖稱總督諸將實不用命惟賄是求不復有出嶺之
志端州襟詩乍喪元戎舉國悲軍中留後早相推即愁
閩帥權旁落豈慮天王政下移諸將比肩輕節鉞同官
屬目擁旌麾紛紛割據知方忠貞潰入粵西時堵胤錫追
難問從此關門不用師

之不及隨兵千餘人從鎮峽關入粵駐關防守者保昌侯
曹志建也有宗室朱謀垕在其營謂志建曰此必忠貞欲
襲關堵乃前導將謀為內應耳志建信之又語堵曰曹公
甚疑君柰何堵不謂然遂解甲安寢志建發兵圍之盡殲
其眾堵父子逸出復遣騎追百餘里有何貢生留宿塞上
既去曹知之破其寨殺掠一空堵晝伏夜行狼狽達梧州
上遣閣臣嚴起恒詹事劉湘客至梧安插忠貞會忠貞已
越梧而南由潯入橫矣適遇胤錫至遂載還行在胤錫入
遂與吉翔合欲激忠貞東來與東諸侯構釁李元胤知之
大言曰我輩做韃子時渠不來復廣東今反正後乃來爭
廣東乎且皇上在此他來何為胤錫計沮忠貞于懷集賀

縣富川一帶劫殺甚慘上命兵部侍郎程峴前往宣諭中
道遇害其家人赴法司訴係封川守塘官張祥指使祥元
胤部將也元胤恐峴召忠貞入行在故有是變廷論莫能
決端州襟詩中丞本意領中樞詔撫忠貞拜命趨祗恠
兵烽窮嶺嶠何圖使節喪崔符馳驅未遂還朝志溝瀆
輕捐報主軀縱使宦途多及忠貞棄梧入潯陳邦傳獻女
異議無端陰計未應誣

于高必正結好憇忠必正提兵入桂留守知之疏請以粵
西全省糧餉分給諸勲使無侵擾邦傳計不行胤錫移留
守式耜書云上有密勅東人握君掌上一朝不戒生劫入
舟朕不復有中土之望惟卿與瞿先生圖之式耜大驚謂
此決非上意乃歷書四年朝政並諸勲人品邪正始末與
胤錫別白言之毋挑東激西以興同室之鬪上聞特發手
勅取胤錫原書併所奉密勅務窮究其事式耜恐別生事
端以業付諸水火為對力解釋之乃罷胤錫初恃吉翔援
擬入朝即用輔政及是上頗不悅丁時魁金堡等復疏其
喪師失地之罪楚人怨之尤深遂不見用端州雜詩督
師失勢在蒼梧
敗後猶防列鎮圖赤地竟銷千里恨滄江客散一舟孤戎
机誤國休輕詆使相還朝豈易趨莫恠言官封事激中湘
遺勸滿天隅忠貞部曲駐施州躍馬爭衡堵相謀江上
勢方成破竹穴中鬪忽起諸侯三年百戰城全棄五路連
營兵已收湖北湖南皆赤地蒼梧象郡迫生愁堵公亦
是濟艱材曾撫荆南萬馬回心恃舊恩兵可用疑生諸將

志先灰檄援江右無時去圍困長沙竟不是月雲南孫可
開試聽楚人終夜泣招魂千里為誰哀

望遣官楊畏知龔彞至行在請封畏知陝西人崇禎庚午
科解元原任畢節道與可望戰被執可望親解其縛遂以
為巡撫重禮之彞雲南人崇禎甲戌進士原任職方司主
事初張獻忠僭號四川有養子四人皆封王長孫可望為
平東次李定國為安西次劉文秀為撫南次艾竒能為定
北獻忠敗死可望等率其眾奔貴州入雲南值臨安蒙目
土司沙定洲亂黔國公沐天波走永昌可望討平定洲復
省城迎天波還去其僞號稱將軍遂據有雲南可望長稍
通文墨位固第一又艾竒能為貴州鎮帥皮熊砲擊死其
將馮雙禮主其營事可望以術籠致之遂兼兩部浸欲自
大而定國文秀素與比肩不聽約束故可望乞封朝廷謂
封爵出自天朝者為真王而向所稱號皆假竊也思得借
此以駕馭兩雄使受已節制本意不過仍平東舊號而已
于是給事金堡引祖制無異姓封王例連上七疏朝廷重
違其言有宗室朱議霰叅堡把持誤國疏亦數上畏知曰
朱君謬矣給事言是也給事引祖制以爭使滇知朝廷有
人皇上破例特封之使滇知為朝廷特典不更感恩乎貴

陽鎮帥皮熊遵義鎮帥王祥皆疏言可望名雖嚮正事非

草心朝廷母為所愚廷議久之不決端州雜詩 春王朔未出關門喜見滇南

使叩閣請附心知天命在乞封名仰聖朝尊漢家故事須廷議明主權宜有特恩史記功臣多賜姓何難破例與稱

藩畏知又曰彼意不過欲駕出兩雄上耳今既不予王爵

則晉以上公而爵兩雄以侯使等級有異彼意亦愜矣于

是定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封列侯差

大理卿趙煜為冊封使同畏知彛賁勅往自三月入肇至

八月始離行在滇之請封者正使畏知副使彛而外有武

弁二員潘嗣榮焦某祇令護送兩使不見朝也胤錫知朝

議不允滇請陰欲結滇約二弁至七星巖設席軟血與盟

次日邀朝士飲堡遂面詰之且責曰滇與忠貞皆國仇也

厥罪滔天公大臣偏欲與此輩交結何意胤錫失色徐曰

某辛苦萬狀如君言全無功矣堡應曰勞則有耳功則謂

何二弁亦在壁間盡聞堡語胤錫大恨數日遂引疾去次

于梧州趙煜過梧竊聞二弁語不敢行知胤錫給有空頭

勅乃就胤錫謀矯詔封為平遼王換給勅印以往端州雜

相臨邊未建勛梧州矯詔冊滇雲便宜本自朝廷賜封事

無難咫尺聞謀啓賊臣憑假借使煩屬國重紛紜即今廟
議何時決聖主 潯州鎮帥陳邦傳中軍胡執恭詞知之與
殷憂孰與分

邦傳謀亦以所給空頭勅矯詔先往忠貞據有賓州橫州
勢與潯徧邦傳思結強援于滇竟與執恭矯詔封可望秦
王先期入滇或云邦傳執恭皆承吉翔之密指也執恭遂
由間道以平遼王勅印至可望不受云已受封秦王矣畏
知曰彼偽封也因命執恭與面質執恭曰彼亦偽封也行
在所封景國公勅印具在可望大怒遂辭勅使下畏知及
執恭于獄別遣官到行在請旨四月 日上御經筵初留
守式耜屢疏請開經筵薦詹事劉湘客爲講官至是乃解
副都兼銜與詹事黃竒遇同直進講然彭年時魁等每有
建議必決于湘客後行彭年所持者正紀綱慎名器其實
祇爭體統重資格而已湘客好言典制然其所習者皆先
朝陋規也湘客諸生由薦舉起家受知于留守初以編修
兼御史繼以詹事兼副都亦隨彭年等以資格繩人人益
不服端州詩 故人鬚鬢已非初憂國圖君志未紆名動
宮庭且早避官兼清要豈長居也知宦熱心原冷莫
使交親跡漸疎同是布衣時魁頗招權剛狠有氣習同輩
君竄遇從容撫任意何如
亦不善其所爲正發惟依附諸公聽其指使獨金堡素負
清直遇事敢言然性谿刻不近人情筆鋒甚銳人頗憚之
彭年先朝給諫有名譽既降北物望大減及總憲核資俸

清冒濫不少寬假怨者尤衆又每自恃有同謀反正功嘗
爭論上前語不遜上責以君臣之義彭年曰使去年此日

惠國以五千鐵騎鼓行西此日君臣之義安在聞者咋舌

由是上心不善五人

端州雜詩

霜嚴憲府凜難攀大諫

昨夜又封還朝廷縱小名猶在方鎮徒疆主

彭年初爲給

事吳其雷特疏叅上不問至是有張述載者涇縣人原任

江西瀘溪知縣以節義自命至行在久不得官謂彭年輩

抑之也于是伏闕疏彭年罪或云司禮監夏國祥使之國

祥爲聖安幸璫入粵新用事與述載同鄉能探知上意者

故有是疏彭年自是氣稍沮久之聞母艱李元胤疏請奪

情不允遂解任僑居肇慶城外先是朝士有東西之分自

粵東來者以反正功氣凌西人而粵西隨駕至者亦矜其

髮未薙以嗤東人而東西又各自爲類久之遂分吳楚兩

局主持吳局者閣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吳貞毓給事張孝

起李用楫外則制輔堵胤錫也而江右之王化澄萬翱雷

德復蜀中之程源粵東之郭之竒實爲之魁主持楚局者

丁時魁蒙正發表彭年彭年楚人然私粵而不私楚陝西

劉湘客杭州金堡既與時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

事關白居易一體矣至于禮部尚書吳璟文選司郎中施

召徵皆吳人吏部尚書晏清楚人俱浮沉吳楚之間其不

得為局中人者甚多如工部尚書耿獻忠兵部侍郎曹燁

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卿潘曾緯通政使毛毓祥廣東

學道李綺雖與彭年同為粵東反正而于楚人氣脉不通

凡自湖南廣西隨駕至出于督師留守門者大半歸楚吳

人謂楚東恃元胤西恃留守實則吳亦內倚吉翔外倚邦

傅特其蹤跡秘密不似時魁等招搖人耳目耳六月惠國

成棟喪至自嶺北元胤回廣州治喪受弔上賜祭九壇事

畢詔赴行在時惠國舊部董方策楊大甫各據一鎮大甫

尤驕悍不法至是入覲元胤邀飲其宅即席稱詔斬之書所

聞揚帥風聞已就刑天隅此日識朝廷漢家有法且明

正都尉陰圖似不經諸將疆梁謀益狡異時倉卒詔誰聽

南陽問罪功非細自成棟歿庾關不守聞北兵將有窺粵

意粵督杜永和奏請寶豐伯羅成耀出鎮韶州許割南韶

屬之要賄萬餘金始行廣州雜詩 紅旗影颭角聲喧南

日高人沸一開門有司心厭王官賤除吏書愁幕府煩莫

惟恣戎難節制將軍原未識君恩 寶豐出鎮許分疆祖

錢幢麾擁道長鬻爵頗疑藩吏賤輸錢為助嶺軍裝懸知

節鉞輕難制即恐關門棄不防巡海歸來薛刺史量移同

去色淒涼 海道薛宮出巡未回有 六月留守式躬疏題

謀其缺者薛竟補南韶道同成耀去

尚寶司丞張同敞復原官翰林學士兼兵部右侍郎總督
各路兵馬又題僉都御史毛壽敦監督襄國王進才鄂國
馬進忠兩路軍務皆奉旨給勅印壽敦公安人前御史毛
羽健子雅好讀書有謀略能耐勞苦楚竒才也同敞為江
陵相公曾孫以世蔭錦衣衛千戶先帝時改中書科舍人
思文帝愛其才敏特恩改授翰林院編修累陞學士在武
岡忤劉承胤仍還任子之職至是留守抗疏題復仍以知
兵兼總督之任諸大帥皆以所舉為得人云同敞為人健
瘦而髯有胆氣每出師輒躍馬為諸將先或敗諸將奔同
敞危坐不去諸將復還再與敞持敵亦旋退卒以此全意
氣慷慨詩文數千言援筆立就年四十無嗣妻喪蕭然一
榻而已時雋滇二營兵鬪雋璉既受知留守再保桂林遂
以桂為老營滇帥久在督師標下每赴援入桂與璉兵有
主客之分多不和已而移璉駐平樂陽朔元年冬湖南潰
滇帥趙印選胡一青等棄永州率其兵奔入平樂又與璉
爭平樂璉部將趙興于五月二十九日治兵相攻興兵敗
滇兵追至陽朔遇糧道王奕昌殺之留守式紹引罪自劾
請卹奕昌檄雋璉斬趙興以謝滇而移滇老營駐桂林滇

兵自是益驕不可用矣七月留守式耜糾舊撫魯可藻久駐平樂戀任不解且既聞母憂日以墨線從事但取錢糧不理兵馬致新撫余心度觀望不至奉旨切責先是粵東反正信至可藻希冒昧躡進列銜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西撫稱撫留守劾其擅署官銜違制奉旨革職于留守軍前戴罪立功內推太常寺卿余心度為西撫可藻久不離任故再有是疏八月初一日焦璉部將劉起蛟輕兵出全州深入重地敗績璉按軍法斬之初留守聞北兵漸近檄趙印選出全州楊國棟焦璉分兵堵截開州海陽坪間璉卧病陽朔不即行其部將張明綱劉起蛟奮勇爭行以全營疾趨興安而敗留守疏言起蛟貪功致敗法所不容但今兵驕將悍時獨肯身先士卒一往不顧其忠義之氣有足嘉者請以其子襲職從之九月初五日太監秦宗蛟自湖南返過桂林言辰嘗總兵馬蛟麟有歸國心式耜疏請勅印命宗蛟往至則蛟麟但修書報命而已初九日監軍毛壽敦赴楚路經柳慶為陳邦傳標下曾海虎劫掠一空式耜飛檄地方嚴獲賊首追取勅書併鄂國營諸印信誥勅立提海虎置之法遠邇稱快粵督杜永和入

朝粵人黃竒遇郭之竒以小忿爭直永和前為永和所咲朝士耻之十一月二十一日留守報稱王進才劉之良于

本月初四日恢復靖州又報曹志建復永興來陽二縣二十三日報馬進忠于十月二十七日恢復武岡胡一青進

屯東安直取永州牛萬才張光翠兵逼寶慶軍聲復振是

月上御文華殿親

小詩恭紀

親同宰相決兼命諫官隨賜坐香爐近

還宮蠟炬遲聖朝機務密那許小臣知

是時史館之員誥勅多出中書上欲

歸其職于翰林內閣輔臣黃士俊嚴起恒奏請考選桂林留守瞿式耜疏薦部屬臣某某等堪脩館職上意特重料

名于是禮臣黃竒遇等議做唐宋開制科取士有詔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卿貳等自舉其屬彙送吏部勅冢臣

晏清會同禮詹翰諸臣嚴加考核取及格者若而人其一

榜知名未仕者亦與焉以冬十二月廿四日上臨軒親試

經藝三道論一道詩一首取中八人授翰林院庶吉士官先是輔臣奏請詹翰諸臣同入閱卷是日外廷密奏閱卷

官頗通關節上聞即時勅遣出獨留兩輔臣宿文華殿宮

中賜卧具內小監司飲饌關防特嚴折卷日鴻臚傳齊各

官侍班上出御文華殿輔臣將閱過卷分上中下進呈折

號上詔科道面舉情弊以示至公且曰朕自即位來纔有是舉用此數人母于用後爾等又多言也每折一名御筆

親為填寫折過六卷遽命已輔臣再三奏請更允兩卷合得八人俱改庶吉士輔臣以諸臣有資俸深者引先朝推

知考選例請授編簡上云此朕特典與考選不同次早上親灑宸翰勅內閣吏部朕親試取中劉菴錢秉鐙楊在李

來吳龍禎姚子莊涂弘猷楊致和等八員著即授翰林院庶吉士官特諭臨軒曲從龍初沐聖恩波詔選詞臣闕制料格外郎官叨與試本朝異數恐無多

恭隨臚唱入端門經年庭議許臨軒今日真承聖主恩索筆曉趨雙闕下

跪近爐香宣歷履分明觀面識龍顏面對安詳霽聖容香烟深處閃重瞳天心可否無人識御筆高低點不同

唱罷句臚肅伏齊內外關防視鎖闈金吾傳奉凜天威書請天恩御賜題

生邏卒尋常見似銀貂共錦衣內臣黃帕捧書來香案從容信手開遙見閣臣承旨起御題擬就聖人裁

經龍文拂案黃欲登宸翰費端詳猶防次第違經傳口詔傳宣有巨壘蹕聲起去畧將斜老筆難矜舊有花日暮

大官勤賜膳傳聞輦駕在文華詞瀾正倒夜偏闌中使頻催蠟燭殘帝輦欲還宮漏促花磚隊隊宿鷓鴣

灑筆慣驚人錦玉圍觀訝有神別燭細書光武論內家也解點頭頻分衡早勅玉堂僊夜半簾前忽放還獨召閣

臣留便殿堂餐直被禁中傳侍臣叔奏上親臨慚愧么麼費聖心謄錄諸生需帑賜同朝爭羨主恩深未央宮

闕卷初呈內殿班齊賀聖明面勅言官嚴簡舉當軒折號御填名中興特重玉堂賓固請加恩放八人不是聖朝

恩太吝分明珍惜寵微臣最憐新進與同井郡吏曹即籍漫憑曾荷相公援例請聖恩特賜一條冰曠典能無舊

例遵榜頭端屬首揆掄即居廬後猶疑忝盛事寧堪第一
人煌煌手詔徂深傳八士同時入木天纔是國恩難報
日旁人莫漫羨登仙勅使凌晨候謝恩口傳天語決春
溫榜中怕有憑唐老為報青年慰至尊新恩初許禁中
行為謁先師閣吏迎再拜中上命輔臣即擇日送館教習
堂前致謝共稱天子讓門生

推禮詹翰大臣有品行者為館師是時黃竒遇郭之竒俱
以詹事兼禮部侍郎之竒曰黃由推知考選焉知庶吉士
典故竒遇曰郭以庶吉士浮躁散出禮部營轉福建學僉
弘光時通賄馬士英傳陞詹事品行如此可為館師乎相
爭久之輔臣士俊亦粵人也請並推候上親自點定乃已
留守疏報湖南情形言北兵已抵長沙據胡一青與趙印

選書有云北來者其帥所稱定南王孔有德也實抵衡州
水陸並進一面發兵往寶慶一面大隊來永州等語是時
永州為王永祚張明網圍五閱月矣其將李東斗堅守不
下有德命辰嘗鎮帥馬蛟麟為前鋒以援永十二月十二
日一青兵方薄城下北兵銜枚疾趨遠出永州河外一青
不設備遂大敗是夜復被劫營滇將普明全軍俱沒報至
總督同敞馳赴全州檄武陵侯楊國棟駐全州策應全州
為粵西門戶危如累卵北兵既解永圍不敢深入者有曹
志建兵屯龍虎關即鎮為衡永之左路馬進忠兵屯瓜里

為武寶之右路兩相犄角也而除夕前一日北兵自江西
來者已踰嶺破南雄粵東門戶已失粵西亦勉強支持而
已永曆四年庚寅正月元旦上御行殿受朝賀初六日南
雄報至南韶守將羅成耀棄韶州走上將移蹕西幸召對
羣臣皆言車駕不宜輕動給事金堡御史彭佺爭之尤力
上命金堡同戎政侍郎劉遠生往廣州勅諭諸將諸將初
欲棄城航海為颶風折回始定死守計遠生與堡復泝流

上清遠聞南韶雖望風奔潰北兵尚未至也

端州詩側
耳羊城信穿

烽二使來詔開藩鎮泣風闕海船回事變知
天意時危有將才長城真可恃駐蹕漫驚猜

馬吉翔自成

棟䟽廠衛不得干機務大恚又與元胤共事外合中離急
欲上移舟棄東如履喉夏國祥趣上以初八日登舟百官

倉皇就道粵東人皆奔回惟輔臣士俊獨坐閣中不去上

念其年且九十不能從行勅令回籍俟亂定再召乃去袁

彭年亦請隨駕南陽伯李元胤奏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

以待敵耶上自西來今日仍歸西元胤留之恐宵人謂我

有異志一朝不戒生劫入舟至今思此語猶背負芒刺但

廣東一塊土臣父成棟立功于此殞命于此何忍棄之皇

上若猶顧念東土臣願留督肇慶一帶與江寧伯杜永和

互相堵禦以壯聲援此元胤之職也上遂發肇命元胤留
守督理各營軍務十三日解維過德慶鎮將安定伯馬寶

領兵扈駕軍容甚肅

寶陝西人亦按自賊中來降者頗恭順知禮好與士大夫交

二月

朔上至梧州駐蹕水殿始聞北來者稱為平南王尚可喜

靖南王耿仲明二王久頓江西吉安府未發潮惠道李士

璉本田仰中軍吉安人與潮州鎮將郝尚久密往投誠自

陳迫脅繳勅印受北官惠潮兩郡久為北有士璉悉以國

情輸敵督兩郡餉接應北軍導之入關凡江右宗彙依士

璉寓惠州者盡殺之沒其家執郡王十三人以獻北兵遂

長驅而進是時堵胤錫已歿戶部尚書吳貞毓禮部侍郎

郭之竒兵部侍郎程源萬翔禮科都給事李用楫戶科給

事張孝起李日煒吏科給事朱士鯤御史朱統鎬王命來

彭佺陳光胤等十四人合疏奏表彭年劉湘客丁時魁金

堡蒙正發號五虎者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當死龍舟甫

駐即相率請對極言其罪奉旨下錦衣獄勅掌衛事張鳴

鳳嚴加鞠問獨彭年以反正有功免議閣臣嚴起恒請對

不得入跪沙濱申救不允先是有呂爾璉者為吉翔門下

士冒入臺班金堡劾逐之爾璉亦有疏奉旨堡駁奏云臣

何人也爾璵何人也以仁傑之袍賭昌宗之棗志士猶為
怏怏顧且肆言無忌也語甚不倫惡堡者業以是語構于

兩宮是日程源在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
傑之袍何在兩語便該萬死其聲達慈寧舟中慈寧者上

嫡母王皇太后也于是張鳴鳳奉密旨必致堡死故堡受

刑獨酷梧州襟詩 請對真何事寒蟬此日喧露章承內

咫尺朝局已全翻 詔獄非仁政况逢離亂晨從龍寬典

得請劍小臣頻狼狼悲同類艱危附黨人山陰真相國申

救跪堡等下獄時尋帥陳邦傳方擁兵入朝上勅邦傳暫

駐兵三水防北兵西突留守式耜疏辨五人罪且云就使

其罪狀一如疏中所指處分豈無時日而汲汲于倉皇移

蹕之頃又且不先不後恰當邦傳到梧之時能無我雖不

殺伯仁之疑乎久之上知堡無死法與時魁俱減死謫遠

戍湘客正發贖徒追賍而雲南孫可望所遣使始至疏稱

于某日接勅封臣秦王于某日接勅封臣平遼王莫知所

從絕不及原勅所封及諸臣矯詔事意在必得秦也于是

滇使接踵行在亦時有貢獻貴州總督兵部尚書范鏞匡

國公皮熊文章論胡執恭罪狀留守式耜請斬執恭併正
陳邦傳主使之罪滇使候命日久馬吉翔請于上封徵江

王滇使聞之力陳非秦無以報命庭議不能決輔臣起恒
語某曰滇必欲得秦上意決不予秦奈何某曰何不于秦
字上加一字或為興秦或為定秦既不失滇指要猶是草
澤王號耳起恒以為然方欲奏聞而忠貞營郎國公高必
正興平侯党守素入覲至梧聞滇使在梧召至舟次以大
義責之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事例若爾主要求王爵我寧
不足以王耶因自數其破京城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上
赦宥加以爵賞爾張氏乘間竊踞一隅罪固減等今爵列
上公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名豈非大幸勿欺朝廷辱
弱兩家兵馬彼此所知鞭弭橐鞬足以相當也隨作書致
可望纚纚數千言詞嚴義正滇使唯唯而退朝議遂寢
有
鄖將軍入對歌 將軍趨朝求召見天子傳宣御水殿將
軍廷辨聲怒嗔百官拱手顏色變中使促對上龍舟有事
面奏香案頭舟中天子東面坐將軍俯伏汗交流汗流夾
背猛氣沮詔謂將軍從容語壚烟移近再三陳但聞誓死
報明主叩頭再拜出君門憶起胸中未盡言天威咫尺說
不得始信君王是至尊 沮封篇 去夏遣使冊封滇賊
臣矯詔封使還滇人請命來國號廷議可否將一年國號
擬上上未允鄖國將軍來朝天將軍入朝沮封議舊主封
者誰敢異坐召滇使謁樓船詞嚴義正色凜然自陳已罪
犯京闕汝曹徒擾西南徧聖恩赦我寧有汝與我同心報
明主本朝異姓無王爵上違袒制誰敢許鞭弭橐鞬足周
旋汝曹勿欺天子辱滇使叩頭唯唯退舉朝爭歎將軍賢
將軍此議真不朽滇人聞言能信否 初貞毓等以閣臣起
為語使者復命歸勿謂議出廷臣口

恒數爲時魁堡所指摘意其哂恨必乘此下石不意其申
救甚力卒免于死江西王化澄者素貪庸與王坤馬吉
翔等比黃緣入閣二年上在南寧粵東反正迎駕東來命
化澄留南寧扈太后兩宮特賜手勅以便宜行事化澄因
賣官鬻爵惟賄是求有以土司納銀數百金竟改宣慰司
者初不知宣慰與土司等級之懸絕也諸夷譁然上頗聞
之既至行在入直屢被堡參醜詆之上亦厭其所爲因請
假注籍遂久之不召至是貞毓等合疏請起用化澄思以
排去起恒計必殺五人後已邦傳既遠駐三水外無大援
恐上不見聽聞忠貞營入覲大喜是時興國公李赤心已
死兵權皆歸于必正守素兩人時帶兵五千以五月十三
日抵梧州朝臣皆郊迎四十里外牛酒犒師節國大悅貞
毓等極言朝事壞于五虎爲之主者閣臣嚴起恒也公但
入見請除君側奸不過數語而決公功在社稷矣高頴之
起恒聞其謀即日注籍五人皆惴惴待命到梧之次日請
對水殿必正意忽中變見上言閣臣嚴起恒虛公宜專委
任金堡等處分過當化澄貞毓等皆大失望于是起恒已
移舟去兩勅請手勅追及于平浪邀還越二日復召對于

龍舟李元胤自肇慶至同對慈寧皇太后垂簾上東向坐
元胤奏事畢忽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之私人有罪皇
上何不處分于端州必俟到此地處分是以臣與堡等爲
黨也向以封疆事急不敢請罪今事稍定請正臣罪上慰
勉之曰卿極忠極孝朕豈疑卿元胤曰皇上既不疑臣何
爲以處四臣之故賜臣勅書令臣安心辦事皇太后曰卿
莫認金堡等是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却謗卿謀反元胤曰
說臣謀反還是有本還是面奏還是傳言上不答必正曰
皇上重處堡等也是但處堡等之人看來不如堡等處堡
等之後也不見有勝于堡等之事復面質化澄徇私植黨
化澄窘急申訴不能成語上爲解釋之科臣張孝起李用
楫與御史廖應享互相糾訐太后語上傳諭中書科以後
科道本章不許封進上曰科道是言官以言爲職若本章
不封進是絕言路也但今有言軍國大事許非時進其餘
是非本章不許擅封可耳對罷上忽問廷臣曰金堡畢竟
是君子是小人再問無有對者遂罷朝出次日詞臣錢秉
鐙上疏言臣昨侍班次聞皇上再問金堡爲君子爲小人
惡堡者皆在班列無有對者則良心難昧天理難欺堡之

不為小人可知因言堡受刑特重左腿已折僅相隨一僕

復隨水死今遠戍金齒以子然殘廢之身蹶躄于蠻荒絕

域之外去必不到到亦必死雖名生之猶殺之也伏乞量

改近邊以全堡命得旨改清浪衛高必正以百金為堡藥

資不受馬寶亦自德慶來朝親為堡洗創堡竟不死起恒

仍留用化澄亦不求退復召朱天麟入直聖德詩文帝

魏徵古來神聖主皆有納諫名我皇仁且孝至德無容稱

屈已聽臣下不大色與聲小臣叨侍從竊覩神采英大帥

對失指聖度和且平所以諸藩鎮見者識中興給諫觸太

后愚直氣以盈舉朝請加誅受杖罰殊輕及與羣臣語往

往嘆其清瞿相老岨強遇事上書爭溫綸皆手答曾無勉

強情去年獻史卷擬同金鑑呈今復問主上還經御覽曾

所言過懃直左右因相傾上言實未讀朕殊有愧卿從此

事披閱勿負諄諄誠舉朝嘆聖德臣等寔不能虛懷本天

授皇哉是時李元胤守肇忠貞裨將淮侯劉國昌與高李

我聖明是時李元胤守肇忠貞裨將淮侯劉國昌與高李

相失潰入肇界元胤堵禦之受約束乃去肇賴以全南韶

逃將羅成耀奔至肇元胤數其棄城罪稱詔斬之梧州襟

將昔移鎮吾知棄嶺逃比肩難節制飽肉且旌旄共有登
壇望寧甘乘障勞身先諸吏士惠國爾功高朝賭南陽
奏疆藩已就擒棄城知法在問罪見謀深帳外軍聲寂懷
中帝詔臨兩年三授首真是快人心謂佟與楊併羅而
三北兵過三水直下廣州廣州守甚堅總兵吳文獻以舟
師守東南門北兵不敢近張月李建捷等屢出城戰多有
斬獲非時捷聞奏使往來不絕行在以是少安梧州詩
粵東頻奏

捷驍銳並爭先騎孤城合螿孤匹馬拳志需于是張孝

堅壁壘謀勿恃樓船西路援兵下胡為不肯前

起吏科都給事中孝起原名起吳江人庚午科舉人為

人孤峻無欲吳中之錚錚者也以張述載為御史改中書吳

霖給事中吳霖歎人在中書司誥勅著勞已久輔臣許以

清華酬之為五人所抑至是始授今職兵部右侍郎萬朝

掌兵部尚書印朝于思文朝授刑科給事與黎士彥以偽

以尚書入朝朝議改為侍郎謝恩時猶時兩粵諸帥方喪

師失地朝廷不能問惟寬假之朝請于上一槩晉封梧州

兩粵嗟新敗朝廷波浪中守藩宜有罪司馬且論功魯可

賞極復何勸恩叨豈覺崇灰心百戰將封與爛羊同

議實倡之可羨欲以結援于諸勳也于是集璉封宣國公

趙印選開國公胡一青衛國公曹志建保國公識者謂上

公之爵祇以賞敗則百戰之將其何以酬功哉高必正朝

回陳邦傳嗔其不附已潛遣標將襲其老營六月十九日

必正請援于桂林留守發滇營兵劉崇貴等駐柳慶遙

為聲援上聞之急勅邦傳諭以和好九月初八日馬蛟麟

襲破恭城灌陽曹志建敗走先是三月十九日北兵破龍

虎關志建戰敗闖入恭城陽朔地方將入桂林焦滇二營

皆洵洵留守發犒金五千兩命兵科吳其雷往營撫諭而
北兵亦旋退扎衡州志建遂營于恭城灌陽至是再失利
十八日馬進忠敗于瓜里走入武岡山中報至桂林大震
隗璉兵久駐平樂其大榕江一帶皆滇營汛守地北兵再
薄全州滇師退自全州退榕江自榕江退甘棠渡每退必
曰焦兵來桂林襲老營也初東阿任子于元燁督兵桂林
有女許聘寧遠伯王永祚矣趙印選聞之強求焉遂更嫁
印選由是王趙成讐印選又與一青爭總統大閩一青出
守榕江從事獨勞印選居城內守老營惟酒色是耽心甚
不平三帥各有私憤璉兵在平樂碎呼不至故北兵破全
州長驅入嚴關莫有堵者十月二十九日一青永祚俱入
城分餉榕江一帶遂為空壁十一月初五日興安塘報至
知于初四日嚴關諸塘盡掃留守檄印選出城赴子營為
城守計戀老營不行再促之則已盡室而去一青永祚與
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綏寧伯蒲纓各家老營俱
已奔竄永祚且迎降矣獨存留守式耜危坐府中家人盡
散總兵戚良勳搯二騎至邀公速出再為後圖式耜叱曰
爾去則去身我去不過多活幾日自古至今誰不死者但

須死得明白耳良勲去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聞知城虛
無人止留守在遂泗水過江直入府曰事迫矣奈何留守
曰皇上以留守命我與城存亡自丁亥三月桂林瀕破時
已拚一死今得死所矣夫復何言子無留守之責盍去諸
同敞毅然曰死則俱死耳古人耻獨爲君子吾師顧不許
某同死乎遂呼酒與共坐飲四顧左右惟一老兵不去命
召中軍徐高至以勅書劍印悉付之諭令星馳赴行在完
歸皇上勿爲敵人所得張燈相向坐至天明有數騎腰刀
挾弓矢執二人去二人曰吾兩人坐待一夕矣無容執遂
與偕行至靖江王府後門見孔有德有德于正月初十日
差官持咨文書啓十餘函詣留守及滇隸諸勲陳說天命
指譬人事爲劫降之語留守焚其書斬其使以聞于上及
是有德見二人至蹲踞于地舉手曰誰是瞿閣部先生式
耜曰某是也城既陷惟求一死耳有德霽色慰之曰吾在
湖南已知有留守在城中吾至此即知有兩公不怕死不
去吾斷不殺忠臣何必求死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閣部
無自苦我掌兵馬閣部掌錢糧一如在前朝可耳式耜曰
我天朝大臣爲皇上供職豈爲汝犬羊供職耶有德曰我

居王位于閣部亦非輕式耜曰安祿山朱泚而自以爲王
何王之賤也有德又曰我先聖之裔勢會所迫以致今日
閣部何太執耶同敞厲聲曰爾無辱先聖爾不過毛文龍
下走耳乃自以爲聖裔耶罵語甚多不具述每一語留守
爲一拊掌有德怒叱左右縛之逼令跪不屈折其兩臂傷
一目式耜曰是宮詹司馬張同敞也與我同難應與我同
死烏得辱之有德命釋其縛還衣冠令坐兩人曰吾中國
人不慣坐地呼耜來且曰汝何不速殺之殺我兩人天下
事定矣有德顧咲召副將全節護之出幽于民居雖異室
而聲响相達有德又遣官王三元彭燝往勸諭之令薙髮
不可令自請爲僧亦不可曰爲僧薙髮之漸也髮短命長
我不爲也南冠而囚終日賦詩唱和以明厥志閏十一月十
四日式耜語同敞曰吾兩人待死四十日矣尚隱忍偷生
其爲蘇武耶李陵耶誰實知之同敞曰易耳即草檄命老
兵間道馳諭焦璉曰城中滿兵無幾若提勁旅疾入孔有
德之頭可立致也老兵去八十里爲邏卒所獲獻之十七
日辰刻有數騎至繫所請留守出留守曰已知之援筆作
詩二首一自題一贈同敞肅衣冠南向拜訖所手錄臨難

詩與同敬唱和諸稿共一百一首置凡上從容步出遇同
敬于道同敬曰快哉行也厲鬼殺賊詎敢忘之行至城隅
見一磐石式耜曰吾生平愛佳山水此石頗佳可以死矣
刑者從之遂與同敬併遇害同敬既刑屍不仆首墜躍而
前者三頃刻大雷電雪花如掌空中震擊者亦三敵人爲
之股栗而廣州亦以是月初三日破蓋范承恩獻西門降
也杜永和及諸將率其衆入海南保瓊州上在梧州尚不
知東西齊陷也遂以初十日發梧州十一日至潯而陳邦
傳叛謀劫駕上知之於十二日衝雨而過凡鹵簿及從駕
諸官舟在後者悉被劫掠隨水死者甚衆十六日至南寧
戶部侍郎陳圭迎駕遂于二十八日駐蹕南寧

予自隆武二年丙戌九月遇變陷于閩者二年匿影山
中凡死于兵死于賊者十數次戊子正月聞江西返正

以四月出閩桓建昌而南昌已被圍遂退正新城縣

江旻

感事 旻江城北亂山荒愁看塵沙日暮揚鉄騎不緣
疲嶺北戈船無計下潯陽甲兵幕府三年備黍豆章門

十月糧彭蠡鳥啼烽火暗人來親見左賢王 拂廬纒
帳遍西山杖鉞登埤對壘間天馬夜嘶流血汗鬼神陰

怒見嗔顏共知漢將軍威久 相傳閩壯繆屢出助戰
遙見胡兒昨指還郭帥入閩成庶事纔提兵馬出杉

關郭帥天才自杉關旋帥出援 章貢雙江梗不流
兩勲旌節在虔州謂宜乘勝趨牛堵何取攻堅頓虎頭

五嶺聞風歸版籍孤城背日作邊愁中興時異承平許
誤擬文成據上游滕王高閣迥含烽巨壘長圍定幾重
心向海天撈日月手携風雨歛蛟龍蠟丸再覩春王朔
鉄券重頒大國封扈蹕鑿坡誰草詔曾無淚涕泗兵農
兩勲初以隆武號舉事詔至稱永曆
二年而改豫國爲昌國建武爲繁昌云久之廣東信至

乃于九月從間道結伴過嶺十月到行在覓得兒子瀆
祖相失三年矣喜過望不復有仕宦之志是時總憲袁
彭年副憲劉湘客皆素與交好見予至亦驚喜方行考
選核資俸以予不及格法自予始屬吏部除膳部主事
予以間曹無事吟咏自娛時事皆托諸篇章以見三年
冬始蒙臨軒特典改授庶吉士予出山陰嚴公門方候
教習南雄陷上遂移蹕是時倉卒聞變詔書旁午吾師
山陰嚴公趣召予曰有十數勅在此子可分散同館各
撰數道得如奉天詔書使諸藩鎮將士聞之皆感激泣
下者爲善予出呼諸子如姚子莊吳龍禎皆粵人聞警
輒已寧家先去即不去亦皆書生素所不諳同門李來
獨撰一道又不得體不可用閣中促者數至已代爲
屬筆勉完十數勅以呈公公大喜此後凡有大詔令悉
送予起草既至梧金堡等被拏問下獄予謂嚴公曰此
輩素攻公者公宜極力救之方得大臣體公曰是也跪

沙濱申救不允攻五虎者遂指公爲虎黨且側目于予
矣郭之竒謀于王化澄求爲教習館師云以職方司一
席見處山陰公在上前極稱予有制誥才復引推知考
選例請改編修管制誥上問昨榜中爲推知者幾人公
對僅錢某一人曾任推官上頷之未幾化澄請改中書
吳霖爲詞員管誥勅予上書中堂引典制力爭之乃止
吳霖因改科員霖與予素善聞予言亦不以為嫌也五
月高必正党守素入覲吳貞毓郭之竒萬翱等郊迎四
十里外欲藉兩勲以除君側之奸其意在殺五虎逐山
陰而專用化澄也山陰聞之先引病注籍會高党與戎
政侍郎劉遠生同菴爲同鄉召對之辰過同菴舟中飯
湘客遠生弟客生也與袁彭年特丘聯舟強出與見高
屬色責之意甚不善而予適至聞兩勲在舟急去高望
見之問知爲詞員即遣人邀入舟共話高固賊帥為人
明慧善談吐坐定向同菴言嚴公過袖出掌科雷德復
疏參山陰二十四大罪目爲嚴賊付同菴讀與聽聽訖
變色曰此疏太過予心知其不喜揭中稱賊也因言舉
朝入皆說此公不好想應不是好人予問曰公見過幾

人高曰恐已見過一半沒一人說他好者予咲曰為要說他不好故來見公耳朝班大甚多若某等不要說他不好便不來見公矣且說嚴相公不好者只為救五虎也因指特丘客生咲曰此兩虎現在坐去歲此時五虎攻嚴相公無所不至若是別人趁此下手報仇亦不為過嚴公不害他反去救他據公看來是好人乎是歹人乎高悟曰君言是也然如孔夫子也就沒有人叅他了予曰孔夫子專有人叅到齊國被晏子叅到楚國被子西叅歷舉其伐檀削迹困陳蔡諸事高喜曰元來孔夫子也有人叅遂起候對到班次先與諸公大辯盡反其說劉使人往竊聽云聽不甚清但聽講孔夫子常被叅劉咲曰語投机矣及入對悉如予言力言起恒公忠無私宜專委任併言金堡等處分過當于是郊迎諸公大失望

梧州詩 僻處朝廷小虛名禮法持誰迎即國至不救粵東危元老盈庭謗書生一語移關前

爭論日大山陰師聞之亦不知局之何以頓翻也次日體幸母虧

師移舟平浪兩勲用小舟追及之予後至咲曰往時言蕭何追韓信今見韓信追蕭何耶高大咲乃共邀之還朝不數日再對予亦侍班對畢上問庭臣金堡為君子

為小人無對者予遂以次日上疏言昨承上問無有以
堡為小人對者云云且極陳其不能遠戍狀奉旨改清
浪衛此疏出不惟攻堡者大恨與堡同難者亦憤憤問
何以獨稱堡非小人也未幾予大病請假命下與劉蒞
季來同改編修予病益甚時梧州瘴重死喪無虛日聞
桂林稍清固請于山陰師乞堂假三月往桂林一遊自
予至行在凡兩年謬蒙留守薦揚屢加問訊曾未識面
同邑方閣學曼公以智吳廷尉鑑在德捺相距千里握
手無期兼以閣學屢召不赴求以史局自効師因命予
要之同來遂以七月離梧八月中秋至桂而金劉輩亦
皆在桂林時時聚首于留守之幕警報沓至留守公吟
嘯如常且曰今冬明春我與諸君且衣錦還故鄉耳此
地那得有憂益公初奉粵撫之命湖州山中有松仙者
授以錦囊數封諭臨危始發發則其事與年月時日皆
預定也依其策行之如擒靖江守桂林用焦璉諸事具
有成效是年庚寅祇餘一封外標庚寅元旦發發之有
扶公榮歸四字公以榮歸必錦旋也予忽心動惡其扶
字將為扶襯乎且僅餘一封亦屬可疑公天性和雅顧

亦信其術深每當危急之際輒處之泰然諸將帥亦伏

公從容鎮靜卒以立功久之軍心既弛將益驕多不用

命而公猶以前事自恃局外者憂之予桂林襍詩好

興高為憐雙桂樹新築小東臯家伎尋常出詩篇唱和豪

此生經授記不用更焦勞又虞山歌一首虞山蒼蒼

日初薄松風江水濤聲合我乘清秋拜舜祠丹青玉殿

何寂寞胡來中國天下糧冠裳委地紛可憐群后二妃

有何幸冕旒環佩粧儼然問此半壁為誰功桂林留守

虞山公虞山在吳公發跡誰知此地山復同兩地虞山

公皆有生平事在虞山中留守桂林今五載裘帶從容

羊傳風胡騎再入城不破焦侯周將誇英雄焦侯三箭

殪三至今傳看射弓兩雄忘軀為誰戰感激公義

效精忠即今烽火關門逼我公吟嘯還自得諸將驕蹇

不如前公仍不變前時色天生我公原有意南來早授

神仙記授公諸記函盡開吉凶一一分明示以茲聽運

意常間許公今歲錦衣還還時却別此山去更入吳中

尋舊山兩山得名以人重此為舜帝彼為仲我公相帝

濟時了尋仲採藥同歸老神仙有言不我欺應在山中

待公早方公有筆大如椽請公勒名虞山顛虞山千秋

石不毀我曹適張別山同故自全州回一見稱契移予

名姓附公傳

舟纜其所居灘江草堂下每酒後悲歌慷慨自誓必死

別山無子手一大卷盡軍中所作詩文示予曰此即予

子也誰為我留之乎一日遙向荆棘叢指曰此中大佳

命軍卒劖開一徑邀予並馬入其中朗朗大如百間屋

其東壁有黨人碑塌墨如新閉數百年矣今日始見蓋

所謂龍隱洞也與予日縱酒其中為樂臨別以所受小

吏屬予善視之抽髻簪見贈曰聊以志盍簪之誼因歔
歔泣下曰從此永別矣時事如此吾必死之予曰往時
封疆受之朝廷失則死之今者以我為政我在則失者
可復死則竟失矣別山曰雖然無可為矣吾往時督兵
兵敗吾不去將士復回以取勝者有之昨者敗兵踏我
而走矣士心如此不死何為桂林詩○張髯玉堂客報
國老戎衣久辨沙場死還
能馬上飛書生喜見敵老將讓
臨机堅卧榕江上師旋獨不歸故予聞桂林陷而知別
山之必死也在桂林晤諸勲武陵侯楊國棟豪俠有氣
概興寧伯胡一青身不滿五尺精悍之色見于眉間趙

印選魁然雄桀然驕蹇不法惟擁姬妾自娛尸居餘氣

耳

桂林襟詩
卜日上公婚

滇帥聲名久今知爵太尊流星邊檄至
真作室家計愁傷部曲思謂王寧遠

稍聞胡衛國
匹馬脩關門

十月放舟至平樂曼公先數日發曼公

家寓平西山去平樂四十里聞予至亦出同飲新興侯

焦璉幕中璉沉毅有威容頗好禮是月為曼公四十因

釀分為稱觴訖同訪光祿嚴煒伯玉于仙迴洞蓋曼公

欲移家傍伯玉居而身赴史局也留一日出復送我于

昭江遇留守次公子玄鎔字生甫自吳中泛海省親至

是始到曼公遂與並舟而西而予獨東遠御史朱由棟

巡方復命舟亦至以十月初十日抵平浪去梧州四十里御史前舩回大呼搖手曰不可去矣上駕已南百官倉皇隨行亂兵搶掠無可往少頃留守公孫瞿昌文簡討自行在至云廣州以初三日陷矣我輩惟有西奔桂林耳日晡則廣西潰兵蔽江而下言平樂已失桂林于初五日陷矣于是進退無路昌文奔難而西予輩舍舟入山徐作南奔之計詎意潯州陳邦傳叛上幸脫于難諸從官皆被劫掠隨水死者無筭道路梗塞不可行遂留滯梧州村中自十一月閏十一月十二月至次年正

月梧州空四月矣二月北兵始至大帥馬蛟麟遣官賫書幣見招避不敢出始知曼公鶴僧在梧州城曼公亦有字至言桂林事蓋曼公送予自昭江迄未及平樂聞平樂已破其家人被問公所在則以與予同往仙迴洞嚴伯玉家對隨發二十餘騎往仙迴而公亦遠奔仙迴騎縛伯玉考掠脩至公乃自薙髮僧裝出以免伯玉遂至平樂見蛟麟蛟麟諭之降不屈脅之以刃誘之以袍帽皆不答蛟麟乃延之上坐禮之甚恭因請出家許之故隨之至梧而生甫亦竟由昭乎南走至永寧州爲叛

民所執死于獄萬里尋親相距數百里不得一見以死

悲哉父之聞桂林破留守與張司馬同日死在桂林者

吳其雷以單騎奔柳州德捺被執不受官盡其橐中裝

以免劉遠生湘客隱跡搖崗中金堡先期已投茅坪菴

為僧釋名性因惟丁時魁乞降即日補廣西學道不數

日死予初擬道隱必死已而別山死而道隱僧頗訝之

已見其上定南王書請收留守公及張司馬屍詞氣慷

慨乃信其非惧死而逃于僧者也其書云山僧梧水

奉職無狀繫錦衣獄幾死杖下今夏編戎清浪以道路

之梗養疴招提皈命三寶四閱月于茲吳車騎至桂咫

尺階前而不欲通蓋以罪人自處亦以廢人自棄又以

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不得不一言于左右者故督

師大學士瞿公然督學士張公皆山僧之友也已為王

所殺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士殺

之而後成名兩公豈有遺憾于王即山僧亦豈有所私

痛惜于兩公哉然聞遺骸未殯心竊惑之古之成大業

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殺其身而敬且愛其人若唐高

祖之于堯君素周世宗之于劉仁贍是也我明太祖之

下金陵于元御史大夫福壽既葬之矣復立祠以祀之

其子犯法當死又曲法以赦之盛德美名于今為烈至

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顏耶汪立信之家豈非典中華

禮教共植彝倫者耶山僧間嘗論之哀國之忠臣與開

國之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

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

實同源兩公一死之重豈輕于百戰之勲者哉王既已

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

時也請其衣冠為兩人歛瞿公幼子尤宜存卹張公無

嗣益可哀矜並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則仁義之譽王

且播于無窮矣如其不尔亦許山僧領屍隨緣藁葬揆
之情理亦未相妨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仇然必
滅其家狼籍其肢體而後快于心耶夫殺兩公于生者
王所自以為為功也禮兩公于死者天下萬世所共以王
為德也惟王圖之物外閑人不辭多口既為生死交情
不忍嘿嘿然于我佛寬親平等之心王者澤及枯骨之
政聖人維護綱常之教一舉而三善備矣山僧跋
不能履敢遣使者以書獻敬候斧鉞惟王圖之 守

既死家人盡去門下士吳江楊藝冒死尋其身首猶未
殊但双血在頸耳具衣冠歛與張司馬同敞同瘞于北

門造堡遣人上書藝遇之曰吾業已收訖矣勿更生枝

葉此書遂留藝所予久滯村中 有遙哭瞿張二公詩八
首 桂林屢陷復登埤

此日孤城豈更支坐嘯但憑天意穩癡忠不信粵疆危
也知滇帥空邀餉却恨焦侯遠駐師聞有七人同日死

張巡以外定為誰 林生夜夢巨舟沉獨有吳郎水未
侵幕下凡人能脫網危時早計豈成禽可憐供帳盤餐

却猶許累囚唱和吟司馬奮髯公擊節從容激烈兩同
心 仙翁授記有玄机為說扶公返舊扉共信錦衣思

結伴誰知馬革是榮歸慈孫收血奔難到受子趨庭志
已違傳說吳江楊義士竊携骸骨出重圍 天隅文物

伏公存多士從龍半在門踈拙無因頻荷薦聖明不用
亦啻思特乘休沐趨戎幕為獻新詩賞直言 公生日

子詩有秋成勿使催科擾願聽農歌一舉觴公吟之流
涕 田憶虞山高晏夜桂華明月最傷魂 負郭秋燈

聚草堂江頭送別色淒涼申胥復楚功難就張悌捐軀
志竟償報國正宜留熱血完名何若狗危疆天涯屈指

奇男子憶爾雄姿淚幾行 下筆真驚倚馬奇逢君酒
後興何悲雄文不草收京檄 絕命空傳罵 詩七日恐

飢還唱和九原有伴足追隨樽前怪爾鬚髯戟長似睢
陽嚼齒時 榕江大帥已全奔堅卧要誰駐壁門好養

健兒曾吮血更無弱息與招魂老妻淺土何人塋遺稿
烽中几册存敢信江陵遂不祀荆州或有相公孫 並

馬江頭向碧岑星岩龍隱日追尋看君搖筆鬚眉動把
我新詩泣涕吟難後尚隨門下吏篋中長寶故人簪同
時屬和張瞿句佳
韻拈來痛不任
再遣使南去訪上所在去者皆不返

已聞上在南寧諸從駕相失者先後漸集李元胤自肇
慶失守單騎入見方擬間道奔赴而孫可望遣兵入衛

相傳有張護軍者甫至即上山陰相公舟問滇封畢竟

是秦非秦公曰君遠來迎駕迎駕功甚大朝廷自有特

恩若專來問此是挾封也與張辨聲色甚厲張不逞公

遂赴水死死一夜虎負公屍出諸岬子遙哭以詩亂

江果見大星沉青天已畢蠲軀志白日空懸報主心多
難相依臣節苦異時不去聖恩深中興未奏公先死淚

洒天南聽捷音共羨吾師遇主知五年車駕鎮相隨
邊書忽到催朝急密旨偏承下直遲血碧人間千載恨

柱摧天外九重悲乘輿此日蠻荒外左右顛危更仗誰
曾為三策籌滇事綸閣傳者亦動容庭議祇知爭祖

制帝心原自慎藩封圖紆國難身先隕為荷君恩禍獨
鍾門下夕即同日死九原含笑得相從聞給事吳霖

同死制科忝出陸公門同是門生獨荷恩規諷每蒙
傾耳納詢謀偏許縱情論受知不淺常躋閣相見無時

特諭聞何事違師苦求行在大亂予遂止又聞陳邦傳
去祇今西望漫傷魂

以計殺焦璉于武靖州函其首至梧乞降于馬蛟麟蓋

獻潯南之地蛟麟傳送邦傳及其子陳曾禹入桂林予

遂去梧東下中道被掠幾不免復回梧州晤方曼公始

備悉桂林事值同鄉彭燿為蒼梧道資其行乃剝染度

嶺以歸至閩界聞魯二雲相國殉節海上哭以詩

問初

傳暗裏驚聞關跡足為誰行踏穿嶺表三山近望到天

隅一柱傾滄海未能容信國白頭畢竟喪真卿同時義

士吞聲泣不為門牆獨恻情水蘩清風海內望至今

遺愛泣閩鄉身栖絕島思存宋夢入先朝只輔唐閭里

自來臣節著家門都為國思亡相猶有雛孫在此日巢

傾孰與藏有客乘風自夏門霧光孤殿巋然存閩權

海上尊元老封事天南動至尊蠟詔未叨明主賜麻綸

猶出上皇恩新御鵲印隨頒給曾慰孤臣萬里魂昔

歲謬叨漳浦薦主恩特詔試天官書生不以先容進國

士偏承破格看一命濫恭延郡幕三年竊戴侍臣冠同

時知已捐軀盡每自此以後上駕日南音問阻隔傳聞

念師恩淚不乾多不實自有從行諸臣日紀予所知者止此矣予自戊

子十月到肇慶為永曆二年二年以前事皆得諸劉湘

客之日紀已丑庚寅忝廁班行或得諸目擊或得諸章

奏或得諸從戎士大夫之口較他野史為稍確也

附錄

南渡三疑案

甲申年南渡立國十二月有僧大悲蹤跡頗異至石城門
爲邏者所報下錦衣衛獄詔府部科道同法司會審據供
稱先帝時封齊王又云吳王以崇禎十五年渡江又言見
過潞王其語似癩似狂詞連申紹芳錢謙益等阮大鍼楊
維垣等令張孫振窮治之欲借此以興大獄羅織清流遂造
爲十八羅漢五十三叅之名如徐石麒徐汧陳子龍祁彪
佳等皆將不免東林復社計一網盡之孫振審詞有云大

悲本是神棍故作瘋癲主使寔繁有徒陰提線索又云豈是黎丘之鬼或爲專諸之雄語多挑激上怒上意不欲深究御史高允茲疏言大悲狀類瘋癲言同夢藝先帝絕無十二年封齊王之事諸王亦豈有十五年過鎮江之理且親藩貴重寺人驕蹇招內路王下位迎接李承奉叩首陪坐正不知有此風影否至如申紹芳錢謙益現任宮詹卿貳敢有異圖且此何等事而議之孔聖廟耶謙益紹芳各具疏辨馬士英亦不欲窮其事遂以弘光元年三月棄大悲于市是時方有北來太子一案真僞莫辨而又有僞妃童氏之事命內臣屈尚忠錦衣衛馮可宗嚴加鞠問童氏初自河南至謬云爲上元妃廣昌伯劉良佐今妻子迎候詢其始末言之鑿鑿有據良佐奉之如后以儀送至都下上不內下鎮撫拷問乃招係周王妃誤聞周王爲帝故謬認耳上初封德昌王娶黃氏早薨繼李氏再繼童氏封王妃生子不育洛陽陷逃民間與上相失太妃及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巡按御史陳潛夫奏妃故在上不問至是自詣巡撫越其杰所具陳本末劉良佐以聞上大愠既至下諸獄馮可宗奏其病猶命善視之童氏在獄細書入宮

月日及相離情事甚悉云以某月日城陷爭出宮妾具饌奉怕褻上頭踰牆而逃今忘我乎求可宗爲之轉達上棄

去弗視命屈尚忠加酷刑氏號呼詛詈尋瘦死獄中

或云在獄

未死南都陷不知所之

有言童氏周府宮人逃亂至尉氏縣遇上旅

郎相依生一子已六歲賊破京師上南奔各不相顧氏遂委身民間馬士英勸上迎童氏入宮定諭河南撫按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消奸究之心不聽劉良佐奏童氏寔非假冒彞倫所係懇賜曲全上諭童氏妖婦冒朕結髮朕初爲郡王有何東西二宮據供係熙寧王宮人尚未悉

其真偽朕宮闈風化所係豈容妖婦闖入法司即示情節以息群疑覽上諭未嘗斥其假冒但言冒朕結髮耳則爲繼妃童氏無疑豈上惡其失身遂棄如敝屣耶士英據外訛傳謂係逆旅邂逅生子業已六歲勸上迎致此語大妄洛陽以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陷距今甲申纔四年耳安得有六歲子哉宜其不足以動上聽也至于大悲蹤跡始終不明即高御史疏詳之句句是駁亦句句是疑也據稱狀類瘋癲言同夢嚙既入獄知當事意指不得不託瘋癲其招詞必有駭聽之語當事不得不加以夢嚙者先帝無

十七年封齊王之事信矣然張孫振稱大悲本係神棍主使寔繁有徒豈能不諳典制而妄言自呈敗漏以取誅夷耶若云諸王無十五年過鎮江之理自流寇蹂躪中原破陷洛陽即移兵攻汴河北路阻中州諸宗侯大抵流寓淮泗間且今上既可以渡淮而南諸王獨不可以渡江而南耶至云潞王下位迎接承奉叩首陪坐正不知有此風影否潞王近在杭州承奉一召即至風影有無其妄立辨况潞王方憂讒畏訊詎敢異辭何以付之默然不問但坐以瘋癲急誅之以安反側耶事干反側詞連東林阮大鍼楊維垣業欲借之以興大獄張孫振方圖百計鍛鍊豈紹芳謙益一辨疏可免馬士英何所畏憚勸令中止上意亦何所顧惜不欲深究其中顛末恐士英未免竊疑大鍼維垣輩固不能知也初福世子歿德昌郡王以序當立士英撫鳳時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視則福王印也詢其人云有負博者持以質錢士英因物色之上與士英初不相識果德昌耶非德昌耶但據王印所在以為世子耳甲申國變後遂擁戴正位以徽援立之功大悲者或云徽人或云

齊庶宗或有見諸蘇州 橋傍者吾嘗遇齊府宗室言中
州之亂諸藩流離至白下改名姓乞活者不可勝紀亦有
仍稱吾宗與序行輩者宗正少有資遣即去則大悲者亦
其流耶而後指為齊庶宗因誣為妄稱齊王抑以此故耶
聞會審時以帕蒙其頭人不得見所供語秘密無人聞知
有言其供稱曾封郡王未嘗言封齊王也若但以郡王叩
閤乞封豈繫非分而斥之為妖僧致之于死耶御史謂其
語似夢囈則必有深犯忌諱不可以上聞者士英不肯窮
治或止知德昌之當為世子猶未能寔信上之果為德昌
也上不欲深究亦有自知之明耶論者言當時但使童氏
得遇大悲其事即明矣童氏但知德昌即位以故妃詣闕
求見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者之德昌也大悲但知福
王世子應屬德昌而不知今上之業已為德昌也童氏既
下獄加刑自言失身之婦何敢復生非望上偶聖躬但求
一覩天顏訴述情事歸死掖廷夫童氏陳情愈切則天顏
愈遠何不求太后召入永巷面訊之也豈不惟上不可見
太后亦有不可見者耶童氏既不容見則大悲之死固其
所矣北來太子一案當時藩鎮督撫皆有疏力爭上雖曉

諭再三至今人不見信少年初至留都時馬士英亦未敢
決以爲僞但設疑三端以迎合上意而首斥其僞者王鐸
也鐸不過效顰雋不疑叱收黃犢車以自附通經學古者
耳若以方拱乾之言爲據此不足以愚三尺童子矣拱乾
與阮大鍼至交且名掛從逆之案待命吳門一旦大鍼招
之入都許爲滄雪還其原官以拱乾之生平卜之其不難
斬先帝之血胤而奉馬阮之意指者決矣東宮出閣去弘
光元年無幾時豈有少年于衆中望見拱乾即指彼髯者
呼爲方先生而東宮面貌言動拱乾反不識耶其真與僞
一見立辨乃不置一語顧以講讀時瑣事爲問母論記與
不記不足深論即少年所言盡是而拱乾盡以爲非當時
直講只拱乾一人在列寧更有一人從旁爲之佐証耶蓋
與諸奸熟商之以無憑無証之事坐之以僞使莫從申辨
也及再審時置禁城圖于前指宮殿名目及帝后所御居
無一差謬比聞有應天推官預訊出語人曰即非真亦深
諳大內事者士英初請令大璫盧九德及舊東宮內臣于
城外僻處以先帝併永定二王庚甲及宮廷制度詰之如
假冒必不能悉今既皆悉矣鞫問計窮楊維垣乃颺言于

朝云駙馬都尉王昺姪孫王之明貌類太子固悉宮中事
馬士英以其言入奏從此遂稱爲王之明前屢審時未聞
有是語也江督袁繼咸疏言王昺原係富族高陽未聞屠
害豈無父兄群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楚撫何騰蛟亦疏
言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
確認而泛云自供愚以王之明既云係駙馬姪孫本非國
戚安得入宮備悉大內事體之明貌似太子內庭諸閣及
東宮舊使豈有不知曾未言及何以維垣獨知此說獨出
于維垣之口即維垣颺言時亦祇係揣度之詞何以後遂
據爲定案惟士英疏有云聞東宮睿質凝重不輕言語此
人機辨不可方物以此致疑少可疑耳然凝重機辨方拱
軋所當知者辨認時何不以是判其真偽乃取漫無証據
者而以爲僞人誰信之乎北兵至豫王命少年坐聖安上
携以北去不知存亡即使與聖安同死終未嘗正其爲僞
也吾嘗謂大悲本末不可知而決爲親藩之郡王也童氏
出身不可考而決爲德昌王之故妃也少年之爲東宮不
叢信而信其決非王之明也三次疑案漫記諸此以俟後
之論定者

傳疑詩○先帝甲申變激裂古今無諸藩失其
國義應殉以軀幸免者幾人居然亡命徒如何

妾男子自甘冒昧誅詔獄酷鍛鍊一死伏其辜或云福世子國破民間逋南都新立帝匍匐趨藥輿徼倖得襲爵寧有非分圖不聞雋不疑叱收黃犢車滿朝盡通經世子來何愚○右假親王○福國昔破散骨月如飄蓬諸王更衣遁妃主不得從如何妾婦人御史扈還宮叩闥不容見鞫訊傍掠窮垂死無異辭願一識重腫或云世子婦流落里婦同聞王即帝位自謂匹聖躬庶幾邢夫人御環得相逢不知今上誰空死囹圄中○右假后○昔聞燕京亡諸王皆陷賊挾之左右隨來無消息如何妾小兒顛顛來河北云是舊東宮脫身今返國宮監無老成覲面誰認得獨有方講官呼之不敢識後云王之明拷訊已吐寔黨人為主使大獄事羅織來天子走羣小擁登才與上同就擒並侍穹廬側事定偕北還真偽竟誰測○右假太子

阮大鍼本末小紀

大鍼少有才譽萬曆丙辰通籍授行人考選給事中清流自命同鄉左公光斗在臺中望重引為同心其人器量褊淺幾微得失見于顏色急權勢喜矜伐悻悻然小丈夫也天啟四年冬將行考察會吏掌科缺以次應補者方在籍有丁憂信後資無踰大鍼大鍼亦假回左公是時已轉僉院矣急招之入京大鍼至而當事諸公意屬魏公大中以蔡典重大大鍼淺踈語易泄不足與共事也左公意遂中變語大鍼曰某公艱信已確但撫按疏久未至奈何現有

工科缺出且宜暫補俟其疏至再行改題可乎大鍼業心知其故謬曰可于是具疏題補工科都給事中凡再疏而命不下諸公恠之而外議喧傳吏科缺出已久不得已乃更以吏科請疏朝上而命夕下蓋大鍼于此時始走捷徑叛東林也大鍼到任未數日即請終養歸以缺讓魏公大中與楊左諸公同掌察典歸語所親曰我便善歸看左某如何歸耳楊左禍機已伏于此時矣次年春難作毒遍海內大鍼方里居雖對客不言而眉間栩栩居然有伯仁由我之意其寔非大鍼所能爲也大鍼與同志相呼應者馮銓霍維華楊維垣等數人耳而用以通閹者倪文煥也丙寅冬召起太常寺少卿數月即回亦心知魏閹不可久恃凡有書幣往候隨即購其名刺出故籍閹時無片字可據但加以陰行贊導而已其時人問閹勢尚得幾時大鍼屈指曰猶有數年蓋以忠賢年齒計之耳不意即以數月後敗也先帝即位之初舉朝皆閹餘黨東林虛無一人于是楊維垣乘虛倡議以東林崔魏並提而論蓋兩非之不謂倪公元璐于詞林中毅然抗疏極詆其謬分別邪正引繩批根維垣為之鑿屈辭窮而大鍼在籍既聞閹敗急作二疏

遣賚入京其一疏特恭崔魏一疏爲七年合算以熹宗在位凡七年四年以後亂政者魏忠賢而爲之羽翼者崔呈秀輩也四年前亂政者則爲王安而羽翼安者東林也諭役持示維垣若局面全翻則上前疏脫猶未定即上合算之疏是時維垣方與倪公相持得大鍼疏大喜即上之從此東林諸公切齒大鍼倍于諸閣黨矣崇禎元年奉優旨起陞光祿卿旋被劾罷回已爲魏公大中子學濂血疏稱大鍼寔殺其父用是削奪配贖欽定逆案列名其中七年年不能吐氣矣大鍼雖里居凡巡方使者出都必有爲之先容到皖即式其廬地方利弊或相諮訪大鍼隨以誇張于衆門庭氣燄依然熏灼最後有溫御史應奇者江西寧都人出都時語大鍼所知極陳向往之私大鍼聞之逢人輒述新直指語迨直指蒞皖視事畢當謁客大鍼洒掃門巷勅庖厨音樂以候謂出必先過我即留飲也而直指往迓再經其門竟不投一刺乃大恨無以對僕御及里人矣已御史被論降調大鍼即以下石自居寔不然也會派寇逼皖大鍼避居白門既素好延攬見四方多事益談兵招納游俠希以邊才起用白門流寓諸生多爲復社知名士

聞而惡之公出留都防亂揭以逐大鉞大鉞懼乃閉戶謝
客客亦無造其門者貴州馬士英固與同譜譴戍寓白門
同時失志兩人者終日往還互相慰勞耳宜興相公周延
儒爲髫年暱友既回籍大鉞時過其家延儒與約曰倘得
再出必起君崇禎十四年延儒再召大鉞遣候以金杯爲
壽曰息壤在彼延儒召其使前舉杯醕者三仍令持歸語
使曰飲此如與爾主面談矣舊約不忘但今茲之出寔由
東林先與我約法三章第一義即爾主也歸語爾主倘意
中有所爲一人交者當用爲督撫俟其以邊才轉薦我相
機圖之必得當以報耳使歸大鉞以爲無喻馬士英者遂
以士英請延儒入即授士英爲鳳督甲申國變士英擅擁
戴聖安之功寔由大鉞致之也聖安以福王踐位從前東
林所爭者具有成案固大鉞可以借此發難報復之秋矣
又守備太監韓贊周素與交好京師陷諸閹南奔大鉞一
一招致之與言東林當日所以危福王狀諸閹入內皆悉
陳于上前又極口稱大鉞才聖安意中固早有阮大鉞矣
士英特疏薦起以報前德亦所不容已者而諸公攻之已
甚激使併力同仇乃大鉞竟由中旨起用此又出土英意

外也當時若有知變計者與士英謀出山之時即俾之節
鉞以遂其飛揚馳騁之思十七年鬱結之憤亦可以少抒
乎及業已佐樞而給事熊汝霖乃言宜置之有用之地固
已遲矣攻之愈急則其機愈深鬱之愈久則其發愈毒譬
如困猛虎于阱中環而攻擊之者不遺餘力一旦跳躍而
出有不遭其搏噬者幾人哉

聖安蒙塵後大鉞由太平逃奔浙東投金華朱大典大典
固與同官文好方舉義婺州聞其至甚喜留之與共治軍
大鉞即身任其事是時金華軍容頗盛義餉大饒大典將

多此必有東

又曰福建巡撫已在我

言為此言得毋有異意耶

獻忠復諸內院內院曰此老亦太多心我知甚東林復社與集有仇因見集面腫勸其在此少休息耳既如此疑即請同進關可耳于是與大鉞同行既抵關下皆騎按轡緩行上嶺大鉞獨下馬徒步而前諸公呼曰嶺路長且騎俟到險峻處乃下大鉞左牽馬右指騎者曰何寧

乃百倍于汝後主蓋示壯以信其無

